

音韻學通論

上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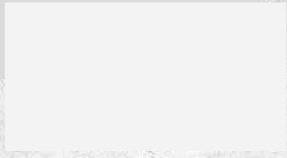
5



音韻學通論

章炳麟署





如 德 新 唱 卷

如 老 羅 叶



題辭

余昔治古今音韻弟子蘄黃侃最能通其理歙吳承仕亦嘗審漢巍南朝舊音皆能調之口舌非徒以豪素傳者衡陽馬宗霍後及吾門以音韻教于學官嘗有所滯則趨走以問余曰顧江戴錢段孔嚴七家理古音備矣雖然求古音者必先明今韻今韻者則廣韻是不明廣韻無以知聲音之畔略而治古音將有所惑自顧江二君以古韻正今韻其聲勢有異者必以反語明之使可宣于唇吻顧綱紀未具也戴氏始以影母之字標韻合平入凡二十五錢氏始明古音無舌上輕唇然後條理整妮隱祕畢宣雖起古人于丘冢與之對語可也余次加以討論則知娘日二紐古皆歸泥視錢氏稍密又以爲之哈一類以哈爲準哈者縱口聲勢也故以埃表之支佳一類以支爲準支者橫口聲勢也故以炷廣韻烏欄切表之脂微齊皆灰一類以微灰爲準微灰者闔口聲勢也故以嫖廣韻於非切表之祭泰支廢曷末月鐸薛一類以泰支曷末鐸爲準泰支曷末鐸者張口

聲勢也故以遏表之

去聲則戴君以露表之露正如通俗呼亞之開口大氏此類聲勢正如今之麻韻而麻韻古正同歌廣韻麻與歌戈雖分然亦不作

長音今金陵呼麻韻最合

然後昔人所疑有其具無其聲者發之唇吻較然有別對轉蒸青諄寒而

無所闕

青古韻如先仙韻

其他各部稍與戴君出入大齊不甚異大凡以影母標韻者二十三

以是揆度方言與古音合者所在而有其匡戾者可以削之繩外是故汀贛間呼豬如

都以知歸端此合于古紐者也呼州作丁流切則非古紐也通語呼爾如爾

俗作

以日

歸泥此合于古紐者也呼泥如尼則失古紐者也通語呼大如枕之長音燕薊間呼自

如詐之平聲

俗作

浙東呼泰支諸韻悉如麻韻之去聲此皆張口呼之合于古韻者也

若夫呼晝如話則非古韻也衡嶺間呼子如宰以之韻縱口呼之此合于古韻者也若

夫呼帝如戴呼弟如待則甚失古韻者也是故不置權衡不可以辨重輕不陳繩墨不

可以知曲直妄者乃以今音特殊者悉爲古音此誣之甚者也宗霍受吾言退而求方

域殊語乃知其合者半不合者半也余又語之曰昔人以反語起孫叔然今觀服應二

君注漢書悉有反語尙在孫叔然前明漢末行是已久不然王肅與孫素有異同安得

承其反語之術也昔人以廣韻所注同用獨用起許敬宗余疑爲宋初所定不然張說李白之詩以東江同用清青同用何以與是異也宗霍受吾言退而檢漢書舊訓著反語者尙有文穎蘇林文在孫前蘇亦與孫同時者也又檢唐人詩歌起貞觀訖大曆脂微同用東冬鍾同用寒桓先仙同用者往往而是其有意效古者不與焉乃知敬宗所定大氏仍依齊梁成式而非今廣韻所注也由是廣略韻書次及等韻門法諸家通其思理別其躔非成音韻學通論八篇四十章蓋古今韻紐之流變略具是矣其以教授諸生不必具用固將以質世之知音者也旣成屬余爲題辭夫古音者其人與骨俱朽矣不能招之與晤言也今音者陸慈孫恂之書韻紐畢備于今方域殊言未有能盡其聲者也勞心于是何爲哉不明古音則文字形聲不可知而于聲類假借多惑則訓故無以理不明今音則韻部聲紐不能得其都數于北方之無入聲閩粵滇黔之無撮口者皆以爲音理本然且或以譌古矣是故審音者將以有所施也雖然今之人固不欲求古訓淺者且取異域侏離之語以求古音前者廢棄以自荒後者傳會以滋謬學校

雖以音韻列科徒文具耳然則宗霍爲是固將以質世之知音者也乃爲題辭而歸之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章炳麟

餘杭章太炎先生來書

一

宗霍足下得書更及唐人通韻諸證謂宜如段氏之譜三百篇將韻脚一切臚列其本非同用而忽同用者則鐵以識之但舉平聲則上去可推若入聲韻唐人素多混用亦不煩覲縷也至領韻字原不拘例不必舉以爲證矣唐初功令就陸韻而加同用之例以便屬文之士若謂此例祇施于近體則唐初純律未興且四聲各有獨用同用明兼賦與古近諸體言之非專爲近體設也若謂此例祇用以試士不以約束私家吟咏此又不然唐人絕句皆入管弦卽樂府亦非苟作不應隨意用韻且廟堂之作當用官韻然張說開元樂章第七首以馨平鳴成爲韻下三字乃庚清韻馨則青韻也睿宗太極元年方丘樂章第六首以宗琮聰窮爲韻聰窮乃東韻宗琮則冬韻也官韻爲朝廷所定試士尙不能違例而況郊廟樂章耶僕以是疑廣韻所列同

用獨用者蓋晚唐人就孫韻分注而宋時以是爲底本非唐初之就陸韻以爲部署者也顧氏音論攷唐宋用韻同異祇以廣韻所注爲唐時官韻禮部韻略所合併者爲宋時官韻不知廣韻所注亦非唐初許敬宗等所奏定之式也又唐人用韻有本非摹古而特與古韻合者如李華寄趙七侍御一首通首三十韻東鍾雜用而又屬入江字一韻李白魏郡別蘇因一首通首十二韻其十一字皆鍾韻而忽屬入雙字一韻此類旣非同用之例又非有意規摹古韻恐陸韻江雙二字並入鍾韻而孫韻刪之不然則玄宗韻英或于鍾韻兼收江雙二字也以此推之卽得其同異矣章炳麟白

再者唐人均韻多與廣韻同用獨用之例不同然有不當引證者一有意摹古如韓愈古詩多此例二擬古卽用古韻如韋應物效陶彭澤一首以華何家多爲韻因陶詩本如此也三直用方音此唯晚唐有之如白居易琵琶行以住部妬汙數度故婦爲韻此乃用遇暮韻部字已誤讀上爲去至婦字乃在有韻亦與去聲遇暮相叶此

由晚唐長安之音凡婦畝富等字皆轉入語夔姥御遇暮諸韻反以正音爲質魯也
見慧琳一切經音義 凡此三例不須列入炳麟又曰

二

宗霍足下書悉李華寄趙七侍御一首京江字今刻本誤作京虹蓋以失韻而改之
顧氏唐韻正所引尙不誤京虹無義可解其爲誤字審矣前疑廣韻所注同用獨用
本于晚唐人所注足下舉晚唐人詩東冬鍾亦合用又及真諄臻與文殷先仙與山
蕭宵與肴談與嚴凡咸銜與凡皆有通用之迹如此晚唐用韻亦不與廣韻所注同
或者宋初有此分注之本亦不可知然則廣韻與禮部韻略直是宋世官韻前後之
不同而非唐宋官韻之不同也昌黎長篇因難見巧故不用古韻短章反用古韻其
所依據或錯綜漢魏六朝詩賦或直取李登呂靜夏侯該諸家韻書
此諸家韻書皆在見唐經籍志
要之非唐時韻書故不應闌入也章炳麟頓首

三

宗霍足下連得兩書考證甚備反切不始孫炎應劭而前又有服虔同時又有鄧展事皆塙實諸書引用說文多有反語段氏以爲說文音隱之文其實許君時何必遂無此事案許君卒于何時雖不可定据許冲上書稱今慎已病在安帝建光元年辛酉之歲下去靈帝中平六年己巳祇六十有八年其時服應已有反語則或許君已啓其端未可知也若二字合音之說固是反語濫觴然遂以爲反語則未可陸元朗謂漢儒不作音者蓋讀如讀若之類具在注中更不于注外別作音義故陸語云然反切之作本不專爲說經則陸語非此之難端也所舉唐人用韻與廣韻所注不同者二十餘處若庚清之與真麻之與佳庚之與東皆相去稍遠此三事不妨別出案庚東二韻漢人亦多通用清之與真亦然唯麻與佳之通則宜審麻韻中字得聲所從來若得聲從魚模者古無與佳同用之理若得聲從歌戈者麻之通佳亦猶歌戈之通支也蓋亦依仿漢魏爲之以是推究許敬宗等所定同用之格不過就漢魏六朝成蹟略爲審定而已固非自我作故也所據丁澤獨孤良器應試二詩虞模韻中

屬入浮字或唐韻本有此字或玄宗韻英有之皆不可知此則不在韻部之分而在韻書之異然陸雲贈顧彥先詩汜予津川桴不失浮無愛餘輝遂暗東嶠此乃讀浮如今孚字音安知唐人應試之作必不許效晉人用韻耶此一事仍宜列入爲是章炳麟頓首

四

宗霍足下得書疑陸元朗經典釋文所引有毛馬鄭諸家反語而釋文敍錄又稱爲尙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不知陸氏此語果何所據竊謂經典傳誦皆須口授其音積相傳受後師始以反語刻之爾唯春秋左氏有服虔音一卷服于漢書作音于春秋何必不爾恐當在例外也玉篇引說文音未知野王原書本爾抑孫強等所增大氏說文旣著習之者卽須識其字音其後字林根據說文略增後出之字其書已有音切唐人多以字林通稱說文所引說文音或卽據字林爲準亦不必盡出音隱也麟頓首

自序

文字未造語言先之語言未形聲音先之管子曰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夫爲治亂之所繫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單穆公曰言以信名名以成政名者聲音之符也是故王者大政旣重同文尤重正名記稱黃帝正名百物尙書稱唐虞之盛化之所被聲教暨焉逮乎有周春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秋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其顛且備若此故諸侯雖各自爲政而輶軒之使采風陳詩存于今日者地之相去凡十餘國時之相踰凡數百年而其音未之或異周衰官失則少間矣故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孔子觀書周室外史所達瞽史所諭者已闕其籍雅音攸寄獨有詩爾故曰詩多識于鳥獸艸木之名不學詩無以言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正樂卽所以正詩正詩卽所以正名也戰國力政不統于王孟子興齊傅楚咻之嗟荀卿發居夏居越之嘆許叔重所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而先王

同文正名之治由是變矣秦兼六國李斯奏同天下之文而不能同天下之音漢有揚雄思弘絕業沈澹其志乃就方言固是不刊之書惜非正名之典自時厥後五胡亂晉遼金猾宋蒙古建州以異族入主地日曠而民日雜水土判其剛柔唇舌囿于濡漸雖或承襲有本實則遞轉無方吾知起伶倫吹律而聽之亦但能別之而不能一之也晚世西學東浸二三時彥震彼言文之合契懼我情志之互乖遂乃製爲音符強教國人誠使阡陌有分科條無爽則經方致遠宜民便物或有賴于是歟宗霍劣諳諷籀雅好咨尋以爲剏不如因述勝于作中土音固其繁前賢理之已密約而論之可得三派溯源詩易旁摭諸子下及楚詞漢賦以考唐虞三代秦漢之音者古韻之學也以廣韻爲宗由廣韻上徵切韻下證集韻平水韻以考魏晉六朝唐宋之音者今韻之學也辨字母之清濁輕重區韻攝之開闔夤侈使反切之術部居秩如眇合無間者等韻之學也明乎古韻可與識往明乎今韻可與察變明乎等韻可與審音三者從言異路歸則同趨欲事正名詎能舍此于是稽譏其說命之曰通論云爾民國十八年孟夏馬宗霍

音韻學通論目次

元音篇第一

一 自然之音

一 天籟 一人籟

一 摹放之音

一 物音之摹放 一字音之摹放

變音篇第二

一 隨地而變

一 水土之異 一 區域之異

二隨時而變

一文質之異 一讀音之異 一語音之異

古音篇第三

一古音之封略

一古音之斷代 一古音之蒐討

二古者聲音韻之區別

一聲與音 一韻與均 一聲音韻之本末

三雙聲疊韻釋例

一雙聲疊韻之理 一雙聲之例 一疊韻之例 一詩經中之雙聲疊韻

四羣經音讀釋例

一漢儒之音訓及其所本 一讀若之例 一讀爲之例 一當爲之例

五說文音讀釋例

一讀若之例 一諧聲之部

六古韻之分部

一古韻分部之異同 一古韻分部之次第 一古韻分部之得失 一古韻分部之音讀

七古聲之分類

一古音之轉多由於聲 一古聲分類借字母以定之

八古音之陰陽通轉

一陰陽之分 一通轉之理

廣韻篇第四

一廣韻及其前後韻書考

一廣韻以前之韻書 一廣韻 一廣韻以後之韻書

二廣韻與諸韻書韻譜異同考

一廣韻獨用同用四聲表 一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韻目表 一禮部韻

略集韻改併廣韻部次表 一禮部韻略集韻改易廣韻標目表 一壬子

新刊禮部韻略韻目表 一廣韻與其他音書字書部次之比較

三廣韻四聲之相配

一一平一入說 一異平同入說 一折衷說

四唐宋用韻與廣韻之出入

一唐人用韻考 一宋人用韻考

五廣韻中之古今音

一古今音之異多由流變而生 一廣韻中古本韻與今變韻表

六廣韻韻部之分類

一以呼等分韻 一韻部分類表

七廣韻聲類之分類

一以字母分聲 一聲類分類表

八廣韻之對轉

反切篇第五

一反切之始

一反切之濫觴 一反切所起之時 一反切不起於西域

二反切之名

一反與切 一體語與紐弄

三反切之例

一雙反 一三反 一自反

四反切之法

- 一 反切之正則
- 一 反切之變則
- 一 三合四合法之謬

四聲篇第六

一 四聲之始

- 一 四聲之理
- 一 四聲所起之時

二 四聲之分

- 一 平上去入
- 一 平與仄
- 一 四聲與五音

三 四聲之清濁

- 一 五聲七聲八聲之說
- 一 辨上去入之清濁

四 四聲古今之異

- 一 古人四聲一貫說
- 一 古無去聲說
- 一 古無入聲說

字母篇第七

一 字母之始

一 字母之製定 一 字母之音爲華音

二 華母與梵母之比較

一 三十六母與華嚴四十二母 一 三十六母與槃涅四十七字

三 字母之順序及分配

一 喉牙舌齒唇之次 一 宮商角徵羽之次 一 新定字母次第表

四 字母之清濁及發送收

一 清濁之分 一 發送收之分 一 新定字母清濁發送收圖

五 字母之等列

一 字母分等表 一 字母分等之得失

六字母之音讀

一方音辨疑 一審音之法

七後世字母之妄作

一妄增與妄減 一妄製與妄合 一論妄作之謬

八字母之通轉

等韻篇第八

一呼等之始

一開合之呼 一洪細之等

二韻攝之分

一分攝由于聲勢 一諸書分攝之異同

三門法之異

一門法諸例 一反切新法

四切語用字等呼考

一切語上字分等歌 一切語下字分呼表

一 母韻正字表

四 母韻正字表

一 母韻正字表

音韻學通論

衡陽 馬宗霍撰

元音篇第一

一 自然之音

一天籟

音何所萌。曰萌於虛。音何自生。曰生於感。虛則能受。感則能和。虛以應感。而音形矣。莊子齊物論。嘗有人籟。地籟。天籟之說。以比竹喻人籟。以衆竅喻地籟。其論衆竅之起也。則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

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而其論天籟。則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夫莊子所謂籟者。卽虛也。風者感虛者也。人籟地籟。皆是天籟。命之曰天者。所以明其自然也。淮南子云。無音者聲之大宗也。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又云。合氣而爲音。寂寞者音之主也。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此論似衍莊子之意。郭象注莊云。籟。簫也。大塊者。無物也。噫氣者。氣塊然而自噫耳。此又似襲淮南者也。而莊子於音之始。音之終。音之和。音之變。則尤極體續之妙。無以復加。蓋自玄黃初判。陰陽斡流。氣而已耳。及夫稟氣而有形。賦形而爲象。於是振盪迴薄。日夜相代。聲氣之交。無時或息。而氣由感動。聲隨氣發。盈虧消長。莫知其極。形既有萬品之繁。斯感有萬端之異。感有萬端之異。斯音有萬態之殊。故呂氏春秋亦曰。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濊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然而自取自己。其爲自然則一也。後之言音者。如劉劭人物志云。氣合成聲。程子遺書云。音聲發於其氣。張子正蒙云。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

軋形人聲笙簧之類。皆物感之良能。人習而不察耳。陳鳳梧曰。盈天地間物。凡有形必有聲。乃自然之理也。仰觀於天。若雷霆之號令。風雨之吹噓。俯察於地。若江河之衝激。鳥獸之嗥鳴。無不有聲。亦無不有韻。劉辰翁曰。氣者天地母也。聲與氣同時而出。李祁曰。天地有自然之音。非安排布置所可爲也。以安排布置爲之者。人也。非天也。天地既判。而人與之并列焉。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凡具形色肖貌於天地之間者。莫不有聲焉。有聲則音隨之矣。清濁高下。抑揚徐疾。何莫而非自然之音哉。是皆因緣生義。固莫能出莊子外矣。惟此自然之音。配之五行。則曰金木水火土。管子分之五方。則曰東西南北中。南見通之五常。則曰仁義禮智信。用之五事。則曰貌言視聽思。見通錫之五名。則曰宮商角徵羽。合見蓋又聞於諸子傳記者如此。實乃傳會其詞。非聲音之道本然也。惟白虎通釋五名之義曰。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也。斯則仍不能離乎二氣。故知莊生噫氣之論。爲終不可破已。

一人籟

人籟即天籟固已。然而莊生比竹之言。但足以喻人籟。尚非人籟之本也。夫人參乎天
 地之間。受氣最厚。為物最靈。其氣感於外。其情動於中。情有六。故其形於聲也亦六。樂
 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
 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
 感而後動。則亦自然之音耳。而其音所從發。亦發於人身之竅。史記樂書云。宮動脾。商
 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動腎。脾肺肝心腎。所謂五藏。藏即竅也。及既發也。則又馮喉牙
 舌齒唇以宣之。此五者亦與五音相通。爾雅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
 羽謂之柳。方中履古今釋疑解之曰。喉音重濁故曰重。舌音靈敏故曰敏。齶音過而不
 留故曰經。齒音更迭而出故曰迭。唇音自味。味為柳。是其義也。故呂維祺云。在人為牙
 舌唇齒喉。在天地之元音為宮商角徵羽。畢懋康亦云。元聲出於自然。固人人具也。因
 是而求之唇齒牙舌喉之間。各具宮徵商羽角之辨。其節奏音響。若不自然而然。即執

途之人訊之。未有不隨口輒應者也。特宮商角徵羽之名晦。喉牙舌齒唇之名顯。晦者人所難曉。顯者人所易知。今從其顯者言之。人之始生。開口曰阿。轉聲曰額。再轉曰伊。曰鄂。曰烏。雖未成語。而喉音出矣。及其稍長。漸有知識。能呼媽。唇音出矣。能呼爹。舌音出矣。能呼哥。牙音出矣。能呼姐。齒音出矣。即易之以文。自稱曰我。喉音也。稱爹媽曰父母。皆唇音也。長幼相稱。男曰兄弟。一喉音一舌音也。女曰姊妹。一齒音一唇音也。而五者之中。又以喉音爲其根。凡人偶有感觸。不假思力。矢口而發。如嚇唉嗚呼噫嘻諸嘆。喟詞。皆喉音也。又尋常習語。每有發語詞冠於其首。如己曰阿陽。父曰阿父。母曰阿母。兄曰阿兄之類。亦喉音也。蓋各音皆發於喉。而收於喉。五音之有喉。亦猶車之有軸。戶之有樞。得其環中。而運於無窮已。凡茲所舉。咸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良知良能。隨所發而中五音之節。夫是之謂人籟。即天籟。

二 摹放之音

一 物音之摹放

萬物固自有其音矣。而僅以五音賅之者。蓋淮南子所謂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惟其欲以五音盡音之變。故觀先王之制樂。大抵皆效庶物之音。及樂之成而命名。則仍止於五也。呂氏春秋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以之阮隤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顓頊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令鱣先爲樂倡。鱣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堯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此制樂者摹放物類之音之證也。樂音既效物類之音以成。則聽樂者亦必以物類之音儼之。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郝懿行曰。五聲象五物之鳴。清濁高下。由斯生焉。邵晉通亦曰。宮商角徵羽。皆因聲以爲名也。然人爲萬物之靈。不取象於人而取象於物者。又段玉裁所謂古今之音遞變。獨物類之音不變也。惟物類之音不變。故匪第樂音摹放之。人之於語亦然。蓋人之喉牙舌齒唇。猶樂之宮商角徵羽。

莊子稱人籟爲比竹。比竹者簫管之類。卽樂也。樂以摹放而成音。人以摹放而成語。其理則一。故莊子以爲喻耳。樂止於五。非摹放不足以盡音之變。人之發音官器亦止於五。其施於人與人之間。目無異視。耳無異聽。心無異感。固取諸自然之音而已足。若欲施之於物與事。以察萬彙。以昭庶業。使之實中其聲。名當其質。則自非因物立名緣事著稱不爲功。龔自珍曰。萬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自名。名字之始。各以其人之聲。如者摹放之謂也。知摹放斯不窮於用。不窮於用。則五音猶萬音矣。於是以之別同異。明是非。辨嫌疑。而語言之績乃大著。非是則無與明民共財。將何以理天下之至嘖乎。故管子又曰。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注謂義者所以合宜。名者所以命事。時者名有所當。是知義名時三者。又以名爲主。名者自其聲音言之也。似類比狀。皆指摹放。故曰象也。而復及於材用者。以爲象之不知。必乖正名之旨。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又曰。不知象不可和民也。聲音之道與政通。其謂是歟。雖然。此所論者。聲音之用也。若夫就音言音。則以物

類之繁。摹放之音。亦有不能畢肖者。但可求之仿佛。得其近似。亦猶伏羲畫卦。惟以簡易相生。倉頡造書。惟以指爪相別。苟膠柱鏗舟而尋之。又失之固矣。

一字音之摹放

文字所以代語言也。未有文字以前。以語音爲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後。卽以字音爲事物之名。故文字亦謂之名矣。知語音之有資於摹放。則字音之亦必資於摹放可知也。昔劉歆班固之述六書。於形事聲意四者皆謂之象。其殆有見於是乎。今約而舉之。字音摹放。亦不出乎四端。一曰聽物辨音而製名以象其音。二曰觀物翫形而製名以象其形。三曰觸物起意而製名以象其意。四曰卽物生義而製名以象其義。何以言雀。謂其音卽足也。何以言鵠。謂其音錯錯也。何以言雅。謂其音亞亞也。何以言雁。謂其音岸岸也。羊字之音。近於羊鳴。牛字之音。近於牛鳴。蛙字之音。近於蛙鳴。蠅字之音。近於蠅鳴。此象動物之音者也。木字之音。有似擊木之聲。竹字之音。有似擊竹之聲。草字之音。有似踏草之聲。葉字之音。有似風吹落葉之聲。此象植物之音者也。銅字之音。類敲

銅。柝字之音類擊柝。鐘字之音類撞鐘。几字之音類撫几。此象用物之音者也。流字之音如水流。滴字之音如雨滴。撲字之音如兩物相撲。鬪字之音如兩物相鬪。此象物動作之音者也。皆象音製名之例也。川字古文象水脈貫注之形。吾人稱貫曰穿。故川音近穿。阜字古文象坡陀層疊之形。吾人稱凡物之層疊者曰厚。故阜音近厚。蟲字篆文象三虫聚居之形。吾人稱凡物之會集者曰衆或曰叢。故呼蟲之音。與衆叢爲近。衣字篆文象覆二人之形。吾人稱凡物之偶俱者曰相倚。或曰相依。故呼衣之音。與倚依爲近。日訓爲實。日實之音古同。必先有實之音。因日形圓實。故即以實音呼之。月訓爲缺。月缺之音古同。必先有缺之音。因月形缺多圓少。故即以缺音呼之。凡象形字。其得名大率由是。此象形製名之例也。物之無實形可象。接於目而構於意者。則往往以唇舌口氣象之。如大字之聲大。小字之聲小。長字之聲長。短字之聲短。說酸字口如食酸之形。說苦字口如食苦之形。說辛字口如食辛之形。說甘字口如食甘之形。說鹹字口如食鹹之形。又如喜怒哀懼愛惡。稱爲六情。而喜字之音。卽象嘻笑之聲。怒字之音。卽象

盛氣之聲。哀字之音。卽象悲痛之聲。懼字之音。卽象驚詫之聲。人當適意之時。以笑代言。其音近愛。人當拂意之頃。發聲自嘆。其音近惡。又如人當注意事物時。其神凝。其齒斂。復弇口以吸其氣。其聲近思。思字之音本之。人當誹謗他人時。其氣揚。其齒弇。復以舌抵齶作聲。其聲似譏。譏字之音本之。凡形容字其得名大率由是。此象意製名之例也。馬能致遠。可用以戰。故以武訓馬。武馬古音同。牛任耕理。能事其事。故以事訓牛。事牛古音同。羊之性馴善。故以祥訓羊。祥羊音同。狗叩氣吠以守。故以叩訓狗。叩狗音同人者仁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鬼者歸也。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人與仁鬼與歸音同。乃至水之言準。天下莫平於水也。火之言毀。物入火中皆毀壞也。土之言吐。地之吐生萬物者也。金之言禁。其氣剛嚴能禁制也。土與吐金與禁音同。火毀古音同。水準古音不同部。而爲同類對轉。故凡一字之義。皆起於聲。聲相近者。卽爲義之所寄。此象義製名之例也。蓋一名之立。必不馮虛而起。皆與其音形意義四者相麗。表音表形者所謂體詞。表意者所謂狀詞。表義者所謂用詞。以印度勝論之說儀之。卽實德業三者也。彼謂

三者各不相離。表實之名。以德以業。然在太古草昧之世。人智何遽及於德業。故律以
後先。表實之名必早成。而德業之名爲後出。且在德有性質形狀分量之殊。在業有動
靜因果功用之異。聲音之摹放。惟表實者差能具體而微。德云業云。僅能表其一體耳。

音韻學通論

衡陽 馬宗霍撰

變音篇第二

一隨地而變

一水土之異

禮記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鄭注。異制謂其形象。異俗謂其所好惡。異齊謂其情性緩急。漢書地理志亦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蓋水土乃天然之經界。水土既異。欲其語言聲音之不異。無是理也。故記又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夫不通而欲通之。則必有所假。故又曰。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皆傳語之人也。其見於周官者。又有外史掌達

書名於四方。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而輶軒之使。復以時巡游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跡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良以同文正名之事。非朝夕所可幾。自非如此。無以收聲教暨於四海之功也。管子地員篇曰。其木宜蜃菴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其水倉。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樵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其草宜蒼蘆。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其草宜萃蓀。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淮南子曰。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此二書言人之語音所呼。隨水泉深淺土質厚薄而各異。尤爲詳盡。雖不能謂豪髮無爽。尺寸不失。其大較則固可知已。且人不獨生長其間者之各自爲音也。卽遷徙歲月之久。教習濡染之漸。其音亦必隨之而變。孟

子曰。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荀子曰。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居越而越。又曰。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淮南子曰。羌氏楚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隄。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是其證也。夫語音既隨地而異矣。其施於文字。則亦有同然者。六書轉注一類。義同音異。因音異而字亦異。其故實在於此。是故公羊齊人。其傳春秋。遂多齊言。屈原楚人。其作離騷。遂多楚聲。而爾雅廣雅之編。雖爲解經。卽可以通語。方言釋名之述。雖爲別語。卽可以通經。蓋語文之音。初無二致也。若其發而爲樂音也。亦莫不然。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斯固俗爲之。而獨非水土爲之歟。

一區域之異

音隨水土而異。由水土而形成自然之區域。故國土廣漠者。其音區亦愈多。吾國自昔

就大別言之。曰南曰北。詩言以雅以南。雅者北音也。南者南音也。孔子曰。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此爲論定南北之最古者。顏之推家訓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陸法言切韻序曰。吳楚時傷輕淺。燕趙多傷重濁。吳楚燕趙。亦指南北言。陸德明亦曰。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沈濁。蓋顏陸皆生當南北分裂之後。故言之尤得其要也。然江永有云。居平原者氣恆同。或千里百里而稍變。處山谷者氣彌異。或數里數十里而已殊。則知南北之分。殊太渾括。非所語於密察。許叔重之序說文。已謂七國之世。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段玉裁注曰。謂大行人屬瞽史。喻書名聽聲音之制廢。而各用其方俗語言。各用其私意省改之文字也。言語異聲。則音韻歧。文字異形。則體製惑。車同軌書

同文之盛。於是乎變矣。是故國自爲別。其來已久。且古之幅員。廣遜於今。其時所謂南北。大都以江河爲畫。至於北絕朔漠。南暨嶺海。黑水西江之流域。則更未之及也。餘杭章先生。因就今之方音。略區爲九種。河之朔暨於北塞。東傳海。直隸山西南得彰德衛輝懷慶爲一種。紐切不具。亢而鮮入。唐虞及虜之遺音也。陝西爲一種。明徹正平。甘肅宵之不與關東同。惟開封以西卻上。汝寧南陽。今日河南。故荆豫錯壤也。及江之中。湖北湖南江西爲一種。武昌漢陽尤擘緩。當宛平二言。福建廣東各爲一種。漳泉惠潮又相輔也。不足論。開封而東。山東曹沆沂至江淮間。大略似朔方。而具四聲。爲一種。江南蘇州松江太倉常州浙江湖州嘉興杭州寧波紹興爲一種。濱海下溼。而內多渠滄湖沼。故聲濡弱。東南之地。獨徽州寧國處高原爲一種。厥附屬者。浙江衢州金華嚴州江西廣信饒州也。浙江溫處台。附屬於福建而從福寧。福建之汀。附屬於江西而從贛。然山國陵阜。多自鬲絕。雖鄉邑不能無異。大略似也。四川上下與秦楚接。而雲南貴州廣西三部最爲僻左。然音皆大類湖北。爲一種。滇黔則沐英以兵力略定。脅從中聲。故其

餘波播於廣西。湖南之沅州。亦與貴州同音。江寧在江南。杭州在浙江。其督撫治所。音與他府縣稍異。用晉宋嘗徙都。然弗能大變也。案此則辨章有條。分合無間。九服殊風。可得其準繩矣。而儀徵劉光漢。又區爲十種。一曰河北關西之音。因地多高峻。故發音粗厲。然間雜夷音。一曰河南淮北之音。因地多平原。故發音平易。一曰淮南江北之音。因地居南北之中。其音重濁。而略涉清揚。一曰漢水南北之音。川北屬之。因其地多山。故其音佶屈。其音自清。一曰江浙之音。金陵以東。因地處衆水下流。故發音輕淺而多浮。一曰皖南之音。金陵以西。因表裏皆山川。故其音清揚。亦略涉重濁。一曰湘贛之音。川南屬之。因其地多山。故發音抗厲。似浮而實沉。一曰粵西滇黔之音。其地多山。然其言平易。多與金陵同。一曰閩中之音。因開闢最遲。故其音佶屈。一曰粵東之音。因其地邊海。成一特別之音。其音最多。亦最輕淺。此與章說大同小異。然審諦不逮也。若夫諸方之音。何者爲正。何者爲離。則樂操土風。各於其黨。遞相非笑。雖士君子有不能免。真如顏黃門所云指馬之喻。未知孰是。唐李涪曰。凡中華音切。莫過東都。蓋居天地之中。

稟氣特正。此指河洛言之也。然而觀於今之水地。則江漢交流之域。實縮其樞。舟車四達。於焉午貫。河洛視此。又爲閨位矣。孔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是則欲料簡州國。喻名聽音。其必將有取於斯。

二隨時而變

一文質之異

聲音之繁殺。系於民智之開塞。與世運之質文。上古之時。其政闕闕。其民淳淳。在下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來。故交際寡而辭命無所用。在上者因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葆其樸重。還其醇龐。故名號少而禮樂無所施。其於物也。識其大者。非能種別羣分也。其於事也。從其易者。非能委曲周達也。是故恠略之語。單純之音。足以爲治而統其事。觀於伏羲設教。纔傳十言。黃帝名物。止於獨體。可以知矣。後世人文漸進。庶業其繁。於是形聲相益。孳乳寔多。文字以此日增。聲音亦以此日變。荀子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

之而爲通。夫商云周云禮云。卽名之隨時而異者也。諸夏遠方。卽名之隨地而異者也。又曰。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則又言舊名不給於用。後王因時制宜。欲道行而政舉。非新名無以爲也。又曰。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若準此爲例。則古者於事物必多共名。而後世必多別名。名愈共者音愈殺。故時愈古名乃愈共。名愈別者音愈繁。故時愈近名乃愈別。共名僅得其囿圖。別名始進於昭察。惟單兼之異喻。自古今之殊音。固亦勢之所必至也。章先生曰。上世語言簡寡。故文字少而足以達情。及其分析。非孳乳則辭不賅。彼上世者。與未開化之國相類。本無其事。固不必有其言矣。徵之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掃。曲禮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斯適人之定名可知也。然士喪禮婦人俠牀。注謂妻妾子姓。語無區別。蓋虛犧儷皮以前之遺語爾。又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各有正文。而昆弟獨段於韋束之次弟。其後乃因緣以製羈字。說文兄雖訓長。毛公故訓。

義實爲茲。蓋繇茲長而爲長者。亦猶令長之引伸矣。斯則兄弟昆弟。古無其文。蓋亦無其語也。餘子於適長無有兄與昆之稱。雖適長亦以臣庶視餘子。未嘗言弟也。其諸庶相謂。則孟仲及季而已。本無兄弟昆弟之名。故亦不製其字。及其立名借字。則文教已隆。必在三王之際也。觀此又足證六書之有畧借。亦本於是矣。

一 讀音之異

太古之文。有音無字。謠諺二體。起源最先。是皆有韻之語。咸循自然之節。及書契既興。始著竹帛。于是由韻語而變爲韻文。詩三百篇之有韻。不待言矣。乃至易之爻象彖繫。書之喜起明良。禮之祀醮嘏辭。春秋左傳之繇辭歌諺。率皆協韻。旁及國語國策老莊。孟荀韓呂諸子。其敘述之詞。間出韻語。亦咸脗合。屈子離騷。體兼風雅。宋景詞賦。製有師承。漢魏以還。作者踵武。篇什益富。聲律益密焉。然而時代既殊。音有轉變。以今讀古。乖隔便生。不有斷限。諷籀爲難。或者乃欲以叶韻通之。此所謂貌似而神異也。陳第曰。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有遞轉。繫乎時者也。所貴誦詩讀書。尙

論其當世之音而已矣。又曰。古今聲音。必有異也。故以今音讀今。以古音讀古。句讀不齟於唇吻。精義自釋於天衷。確乎不可易之道也。自唐以來。皆以今音讀古之辭賦。一有不諧。則一曰叶。百有不諧。則百曰叶。借叶之一字。而盡該千百字之變。豈不至易而至簡。然而古音亡矣。古音既亡。則昔人依永諧聲之義。泯泯於後世。不可謂非闕事也。案此卽謂古人之音。原與今異。今人所稱叶韻。皆卽古人之本音。非隨意改讀輾轉牽就也。閻若璩亦曰。字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祇覺其扞格不合。猶語有北音。以南音繩之。扞格猶故也。人知南北之音繫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繫乎時。地隔數十里。音卽變易。而謂時歷數千百載。音猶一律。尙得謂之通人乎。錢大昕亦曰。謂古音必無異於今音。此夏蟲之不可知冰也。又曰。言叶韻不如言古音。蓋叶韻者。以今韻爲宗。而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而顧炎武則更就古今變音。分爲三期。謂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而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

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辭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彥倫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撫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譌爲定本。沈譜失傳。顧氏誤以廣韻之日本。于沈作戴震嘗辨其違。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時。以詩賦取士。其書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定。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此論可謂尋其流而擲其源矣。段玉裁所分。又略與顧氏異。其言曰。今人槩曰古韻不同今韻而已。唐虞而下。隋唐而上。其中變更正多。槩曰古不同今。尙皮傳之說也。音韻之不同。必論其世。約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漢初爲一時。漢武帝後洎漢末爲一時。魏晉宋齊梁陳隋爲一時。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轉音變四聲。其遷移之時代。皆可尋究。又曰。三百篇後。孔子贊易。老子言道德五千餘言。用韻卽不必皆同詩。漢代用韻甚寬。晉宋而

音韻學通論卷一
六

降。迄於梁陳。音轉音變。積習生常。區別既多。陸韻遂定。皆古今聲音之自然。攷文者不能變今音而一反諸三代也。蓋顧氏雖知古今之音不同。而嘗謂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此乃勢不可能。故段氏之言云然也。要之聲音之變。非若文字。文字有體故易見。聲音無形故難窺。然有體者之變。如太史籀作大篆。尚曰或異古文。李斯作小篆。亦曰頗改大篆。或異則必有不異者矣。頗改則必非盡改矣。是知無形者之變。其變之中。自亦有其不變者存。疆理雖分。本株則一。在乎學者之心通其意耳。

一語音之異

讀音之異。有書可據。既如諸家之所述矣。語音之異。則自揚雄方言而後。殆無嗣響。沈約之俗說。劉霽之釋俗語。雖見著錄。未有傳書。清世錢大昕有恆言錄。但徵史傳。不考音讀。杭世駿有續方言。又不麗於今語。翟灝有通俗編。亦多本唐宋以後雜書。罕通古訓。及章先生新方言出。始陳古證今。據今明古。經之以對轉。迤轉。緯之以正紐。旁紐。可

謂名實相應。鯁理無爽。解謬誤達神旨之作也。然而書名方言。以方爲主。不以時爲主。欲就各方之語。而尋其變轉之迹。事殊大難。若曰但論其世。不論其方。則故書雅記。間存一二。尙可鈎稽而略說也。在昔王者大政。首重同文。旣欲同文。先必同聲。而都會所在。縉紳是趨。五方雜處。諸音輻輳。積之旣久。所謂京音者遂成。故京音者。猶大海之納衆流也。京音旣成。天下隱然奉以爲則。推其尊京之念。並尊京音。此固凡民之恆情。故都會有遷移。音亦因之有隆替矣。中國以河漢分南北。河衛之岸。謂之唐虞。漢之左右。謂之夏楚。五帝三王之都。多濱河。史記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故於時北音爲盛。周人作四始。周召二南爲風詩之正。而音乃流入於南。不歸於北。樂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其證也。韓詩之說。周召以爲其地在南陽南郡間。而太史公稱潁川南陽禹之所都。至今謂之夏人。南郡則又全楚時郢都也。是知二南之地。旣爲楚域。亦爲夏都。夏楚者。實同音而互稱。楚從正聲。本與夏同。蓋自是以夏楚爲正音。與河衛絕殊。故曰能夏則大也。或疑十三國獨楚無風。遂譏楚

聲南蠻侏離。章先生曰。察文王之化。西南被於庸蜀濮彭。而江漢間尤美。故克殷之役。史岑稱之曰。蒼生更始。朔風變楚。二南廣之以爲雅。二雅張之以爲頌。四始之聲。惟楚夏以爲極。詩三百皆以楚言爲中聲。尙安取楚風矣。得此其疑自釋。迨周室式微。齊晉交替。楚勢益張。漸則并兼吳越。撫有江淮。最後遷都壽春。而楚音亦流入東北。楚辭旣盛。漢世賈誼劉向。亦效爲之。及漢之安世房中歌。皆用楚聲。則楚音又流入西北矣。三國初分。南北隔絕。晉承魏統。始多用北音。陸士衡來自吳中。則以爲其聲多楚。然大業拾遺記。載煬帝述晉武語曰。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又晉書樂志曰。吳歌雜曲。竝出江南。是知晉又未嘗絕南音也。其後五胡雲擾。晉室東遷。中原士族。相率南移。宋齊梁陳。咸都金陵。吳音輕脆。羣喜效之。而吳音乃代楚音以忽。盛世說新語載桓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又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又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鳥。但聞喚啞啞聲。則其風行可想。惟此之吳

音。慮非陸機土著之比。而士大夫中。亦尙偶有以洛音爲戲者。宋明帝文章志。稱謝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數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大抵洛音所以不見重者。卽因過於重濁之故。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蓋重濁自不若輕脆之悅耳也。然唐張籍永嘉行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則北音南流。固亦有之。特不若吳音之王耳。其時北方旣爲異族所據。胡華雜處。音亂滋甚。雖文物喜仿江南。語音則不能雅。故隋書經籍志稱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而夷語之中。又以鮮卑音爲最流行。顏之推家訓載齊朝有一士大夫。兒年十七。教其鮮卑語。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其事近鄙。顏因舉以爲戒。惟南多吳音。北多鮮卑音。皆非音之正者。故家訓又曰。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推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卽謂宜以洛下之音爲北音之正。金陵之音爲南音之正也。唐都長安。仕宦又集於北。簽選者皆不欲得南方。以爲樂土。亡與比疇者。唯在雒師鄴下。夫旣甘食宴居於其地。自亦樂

操其地之音矣。第此時所謂北音。猶皆在大河以南。與南音亦時相涉也。五代迄宋。北患愈烈。至女真蒙古入主中夏。始挾其凌厲之氣。以行其殺伐悲激之音。此乃燕薊土風。又迥殊於河洛。時有中原音韻一書。四聲不全。韻部復亂。雖名中原。實爲北曲而作。明初洪武正韻。稍有改革。而其并合韻部。尙以此爲根據。非正爲正。正音斯漓。乃士大夫雖心非之。功令攸關。終莫能奪。六百年來。詩文或尙遵用唐宋韻書。通行語言。竟不得出此種北音之變。惟閩粵沿海之區。因其辟左。不受北音激變之波。偶存古音。而聞者又復詫怪。比年二三時彥。鑒於方語日歧。民志日渙。欲收協辭和聲之效。乃有製字標音之舉。謂當普教國人。庶將勦如畫一。然而偏枉猶昔。并非咸準諸方。取舍隨情。未能悉厭衆望。用爲權槩。亦良難矣。

音韻學通論

衡陽 馬宗霍撰

古音篇第三

一古音之封略

一古音之斷代

古音之界。蓋難定矣。將以時代之先後爲定乎。則唐虞三代之音固古矣。然而秦漢之音。非不古於魏晉南北朝也。魏晉南北朝之音。非不古於隋唐也。隋唐之音。非不古於宋元明也。宋元明之音。非不古於今日也。而在唐虞三代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人。彼其自視。猶今音也。謂今日之音爲今後之視今。又當以爲古音也。亦曰遞相爲古今而已爾。故不可以時代定也。將以韻書之有無爲定乎。則考韻書之起。起於魏晉。魏有聲類魏晉以前。皆無韻書。但有韻文。宜可據其韻文。定爲古音矣。然由漢溯而上

之多歷年所。原自有古今之別。觀於劉熙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韋昭辯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劉韋說雖相反。其言古音則一。鄭玄注周禮云。古曰名。今日字。箋毛詩云。古聲填寘塵同。及注它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足。此皆漢人明言古音之證。而諸儒雜引方言俗語以釋經文。則又漢人以今音讀古之證。司馬遷史記二帝三王本紀。引尙書之文。亦多改從今音。故又不可以時無韻書而稱爲古音也。且作韻書者。度其初亦必據經典有韻之文。約其大略。爲之比類。否則其書無因而成。及其旣成。古音今音皆有之矣。惜魏晉間韻書不傳。今所存者。獨有隋唐之韻書。即廣韻本於陸法言切韻者。審其部次。誠與秦漢以前用韻有未盡密合者。故顧炎武遂認爲今音行而古音亡。蓋顧氏僅視秦漢以前爲古音。而秦漢以後皆今音視之也。古音之界何其嚴。今音之界何其寬歟。然亦緣隋唐以後。所有韻書。但爲科試而設。其音不具。且其部次。亦不能越隋唐韻書之外。故隋唐韻書。得被今韻之名也。夫音之古今。旣不可以時代分。復不可以韻書定。則欲其名實無舛。莫若還之以本。

稱以詩爲主者稱詩音。以易爲主者稱易音。顧氏音學五書中稱詩本音易音以楚詞

爲主者稱楚辭音。陳第音學五書中稱詩本音易音以漢魏韻文爲主者稱漢魏音。洪亮吉有以唐宋韻文爲

主者稱唐宋音。居今日而言。雖皆可謂之古音。而又固不容紊也。其間自爲古今。或古

與今涉。或今與古近。相沿相變。理有固然。不須附今於古。亦不須援古範今。斯則無所

蔽矣。至若顧氏又欲舉今日之音而復之古。則江永嘗辨之曰。古人之音。雖或存方音

之中。然今韻通行既久。豈能以一隅者概之天下。譬猶窰器既興。則不宜於籩豆。壺斟

既便。則不宜於尊罍。今之孜孜考古音者。亦第告之曰。古人本用籩豆尊罍。非若今日

之窰器壺斟耳。又示之曰。古人籩豆尊罍之制度本如此。後之摹倣爲之者。或失其真

耳。若廢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強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誰從之。此論雖顧氏復起。恐亦

無以自解也。

一古音之蒐討

治古音者皆祖詩。陳第曰。三百篇。詩之祖亦韻之祖也。作韻書者。宜權輿於此。顧炎武

曰。詩三百篇。卽古人之韻譜。江永亦曰。三百篇者。古音之叢。亦百世用韻之準。蓋以詩之所采地之相去。凡十五國。時之相距。凡千餘年。而其音未嘗有異也。然其所以能臻此者。度必有故。間嘗論之。唐虞夏商。書缺有間。其詳不可得聞矣。同文之治。周實最備。周官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注謂六書者。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謂達此名使知之。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注謂屬猶聚也。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據此則知當時必別有一種文字聲音之譜。以之普教國人者。如後世之字書韻書然。否則何以爲達。何以爲諭。何以爲聽。而此譜又必斟量盡善。定爲正音。可作四方之準則者。否則亦不能達之諭之聽之矣。惟其以正音爲教。故其發於朝廷。播爲雅頌者。固爲正音。卽其出於閭巷。散爲風謠者。亦無不協於正也。正斯可以歌。可以歌斯可以被之樂。同文而兼以同聲。其效見於此矣。逮夫周衰官失。諸侯各自爲政。而皆去其典籍。外史所達瞽史所諭之譜。無復存者。孔子生於是時。乃有志於正名。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

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注云。正百事之名也。然已無典籍可憑。獨有詩爲正音之所寄。遂不能假手於詩。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則正樂乃正名之本也。又慮聘問往還。操方語不足以行遠。故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則教詩乃正言之本也。故知以三百篇爲音書。自孔子而已然矣。易傳爲孔子作。故易音亦往往與詩音合。然孔子不在位。雖有此志。而無此力。化之者三千人。莫能挽已變之流俗也。至戰國之世。依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屈宋楚辭。遂多與詩易之音相戾。及秦焚滅文章。詩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兩書皆獲全。漢初承之。所爲詩歌辭賦。大都規詩易而韻之。而楚辭士大夫亦好焉。其偶有出入者。一則戰國異音之波流。一則漢亦自有其今音也。魏晉已還。音愈變。其去詩易也愈遠。隋唐韻書。勢不能泥古違今。宜難與秦漢以上之音強合。然固不可謂古音由是而亡也。陳啓源曰。古音邈矣。然易詩古歌謠楚騷漢詩賦樂府之協韻。及說文之讀若諧聲。釋名白虎

通諸書之解字。猶可考驗而知也。錢大昕曰。三代以前。無所謂聲韻之書。然詩三百篇。具在。參以經傳子騷。類而列之。引而申之。古音可僂指而分也。許瀚求古音說曰。求古韻之道有八。一曰諧聲。說文某字某聲是也。二曰重文。說文所載古文籀文奇字篆文。或從某者是也。三曰異文。經傳文同字異。漢儒注某讀爲某者是也。四曰音讀。漢儒注某讀如某某。讀若某者是也。五曰音訓。如仁人。義宜。庠。養。序。射。天神。引出萬物。地祇。提出萬物者是也。六曰疊韻。如崔嵬。頹傴。儻。汚。邪。是也。七曰方言。子雲所錄。是其專書。故書雅記。亦多存者。流變實繁。宜慎擇矣。八曰韻語。九經。楚辭。周秦諸子。兩漢有韻之文。是也。盡此八者。古韻之條理。秩如矣。觀三子之論。可知古音自存。惟在學者之蒐尋耳。蓋古音本無專書。詩音雖正。僅止於周。不足以概戰國秦漢之音也。以詩音爲樞。而旁羅他書以證之。別其同異。審其流變。庶幾可以弗畔。故今亦略采上說。爲之論次。而以諸家之分部殿焉。惟是古音之封域。旣廣。立部自不得嚴。猶之考地理者。可以據名山大川。知某省當爲古某州。某縣當爲古某郡耳。必以今之州縣村堡。犬牙相錯之處。

定古某州某郡之界。則萬無是事也。諸家分合之多歧。其殆由於此歟。

附論西人之中國古音學

瑞典有支那學家珂羅倨倫者。嘗究心中國語言之學。新著中文解析字典一書。每字詳列古今音讀。其辨古音之法。大都據閩語粵語旁及日本安南所保存之中國古音以定之。一二好奇之士。樂其簡而易曉。不遑審其中失所在。遂稱其書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且謂中國自來治古音者。但尋之於故紙堆中。故勞力多而成功少。所分韻部。祇能言其有分別。而不能言其分別如何。至於聲母。更少精密之成績。斯乃務爲夸誕。怪舊藝而善野言。固荀子所謂近爲蔽淺爲蔽也。古今聲韻有異者。顧氏江氏。已注切音。雖綱領未具。不可謂不能口讀。其後古韻分部音讀之區別。戴氏章氏嘗言之。古聲分類與今聲之差池。錢氏章氏亦嘗言之。此則綱領完具。悉可宣之唇吻矣。爾其所定標準。專本切音而不本俗語。則以切音之法有定。而俗語之變無方。不可舍其有定者而惟無方者之從也。若曰主於切音。以俗語左之。是

或資於古音之一道。而珂氏之書。則亦尙非其倫。蓋古音之存於方言中者。隨地皆有。原不止於閩粵。閩粵之音與古合者。又多在聲而不在韻。如舌上之爲舌頭。輕唇之爲重唇是也。以言韻。粵惟能發侵覃之閉口音爲獨異。斯亦合於唐韻耳。而撮口音他省能發者。粵復缺如。至閩語呼一爲蜀。粵語呼無爲毛。此乃可以攷古語。而不可以考古音。如此類者。亦隨地皆有。不獨閩粵也。安南近毗於粵。自漢迄唐。我疆我理。度其音或有與粵同而偶留唐音者。今南洋華僑。猶有唐人之目。唐之聲教南暨。於茲可證。若日本則夙不受中國羈縻。本非同語之邦。雖亦嘗於唐代遣子弟入國學。略瞻華夏光儀。而其國人今有所謂漢音。即指唐之長安語。吳音。即指唐之金陵語。案之唐韻。則固無毫髮之合。良以語不同根。當時留學中土者。歸而成教於國。亦但襲其名而不能變其音也。夫遍歷各地。勢有不能。獨以此數處之音爲據。求之日本。恐不可得。其他求而偶得者。亦正中國古音學家所謂今音而非古音矣。又欲考古音。必先定其部居。否則漫無經界。適聞與普通音異者。卽妄指爲古音。不知其爲方語之變遷也。

苟欲定部居。則表韻者雖省至十七部。彼土母音。有能相代者乎。表聲者雖省至二十一類。以分等計之。則亦不損五十類。彼土子音。有能相代者乎。緣中土語爲單音系。以一音成一名。彼土語爲複音系。合數音成一名。複音系者。不懼名實混殺。故音不必多。單音系者。惟恐名實混殺。故音不能少。珂氏於此。吾知其無能爲役矣。夫諭名聽音。神瞽猶難。遠人代謀。而望譟然理解。其亦不自量度哉。故略疏於此。以祛學者之惑。

二古者聲音韻之區別

一聲與音

說文。聲音也。音聲也。又云。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春秋繁露云。聲出於內。響報於外。響卽音也。蓋聲音雖可互訓。而實有內外之殊焉。樂記云。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詩序云。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樂記所謂成方。卽詩序所謂成文。故鄭玄注禮記云。方猶文章也。又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良以成文成方。皆

須雜比乃成。則知聲與音不僅內外之殊。又有單雜之分焉。孔穎達作禮疏。義乃益顯。孔云。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又云。凡畫者青黃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似畫者文章。故云方猶文章也。他若列子謂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白虎通謂聲鳴也。音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其義與樂記詩序亦不相遠。然漢以上言聲者。大抵以樂爲主。如鄭氏詩箋。聲謂宮商角徵羽是也。至後世所謂雙聲之聲。則漢人未有言焉。劉氏釋名。始稱言天有舌腹舌頭之異。言風有合唇開唇之別。而亦無聲韻之名。蓋漢時音書未就。故此類名義俱未定也。唯周禮瞽史聽聲音。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淮南子羌氏焚翟嬰兒。生皆同聲。此乃指發聲而言。無與於樂曲矣。然聲與音本義雖不相同。說文既以互訓。有時亦得互稱。又孔穎達所謂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也。

一韻與均

韻字古皆作均。樂記云。樂所以立均。國語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鶡冠子云。五聲不同

均。然其可喜一也。鄭玄注禮奏黃鍾歌大呂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之首。大呂爲之合。又注六樂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注大司樂云。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鐘之均。晉灼子虛賦注云。文章假借。可以叶均。李善文選注引樂汁圖徵云。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如此者衆。不可縷數。故顧炎武曰。考自漢魏以上之書。竝無言韻者。知此字必起於晉宋以下也。又引陸機文賦采千載之遺韻。謂文人言韻。始見於此。然閻若璩曰。文心雕龍。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晉律歷志。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二書雖一撰於梁。一撰於唐。要及魏武杜夔之事。俱有韻字。知此學之興。蓋於漢建安中。此論似舉正顧氏之失。又顧氏引詩序所謂音。卽今之所謂韻。戴震亦曰未當。蓋音自音。韻自韻。謂韻字後起則可。謂音卽韻則不可。說文云。韻和也。玉篇云。聲音和曰韻。文心雕龍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音和爲韻。皆音與韻不同之證。考顧氏音論。亦嘗引此諸書。其所以謂古人言音不言韻者。大抵卽因古無韻字耳。實則既有

均字。古人言均卽言韻也。且以音理論之。韻之興起。固已尙矣。毛奇齡曰。就字本音。約略相按。則在倉頡造字之初。其字音字義。原卽與用韻若合符節。雖起古人於地下。亦若有不自知其然者。此所謂元韻也。桑調元更申之曰。豈獨倉頡造字之初有此元韻。卽盤古以來。倉頡未造字之先。元韻亦自在天地間。蓋因造字而見。非因造字而有也。韻書雖起於魏晉間。而亘古之韻。非魏晉間人所能鑿空而造。且使鑿空而造。則六經百氏。當無一弗齟齬。而千百載下。又誰能輾轉宗述。講求精密。奉此私智所譖之韻乎哉。惟戴氏頗執古之均皆以言樂。今以論韻。似爲附會。然而聲音之道。原與樂通。樂之始終條理存乎音。音之節存乎韻。人聲發而爲詩歌。詩歌者。樂之章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人聲以韻爲詩歌之節。樂音則以均爲律呂之節。理一而已。均與韻特古今字之異。以樂論韻。亦未爲失也。

一聲音韻之本末

聲音韻三者。權其輕重。不可缺一。而以韻爲尤重。毛稚黃聲音韻統論曰。夫人欲明韻

理者。先須曉識聲音韻三說。蓋一字之成。必有首有腹有尾。聲者出聲也。是字之首。孟子云。金聲而玉振之。聲之爲名。蓋始事也。音者度音也。是字之腹。字至成音。而其字始正矣。韻者收韻也。是字之尾。故曰餘韻。然三者之中。韻居其殿。而最爲要。凡字之有韻。如水之趨海。其勢始定。如畫之點睛。其神始完。故古來律學之士。於聲與音。固未嘗置於弗講。而惟審韻尤兢兢。所以沈約孫愐而下。所著之書。卽聲音之理未嘗弗貫。而專以韻名書也。沈九疇亦曰。夫自古詩詞。用以按歌被絃。非韻則無以調聲而合節矣。桑調元亦曰。非韻無以節歌。非韻亦無以節羣音也。雖然。韻固重矣。但舉韻不足以賅聲與音。而舉音則可以統聲與韻。蓋韻書之成。依於反切。反切之理。以二字譬況一字之音。其一字所以表發音。其一字所於表收音。發音爲聲。收音爲韻。一發一收。而音乃成。其理固如是也。

三雙聲疊韻釋例

一雙聲疊韻之理

未有文字之前。先具聲韻之理。於何徵之。徵之於語言。觀於小兒學語。其初則單音也。及其稍進。則知以單音連呼。所謂重言也。及其再進。則又知以音之相近者連呼。其相近之處。或在發音。或在收音。發音同者。所謂雙聲也。收音同者。所謂疊韻也。自此聲韻輾轉相生。日進不已。而語言之用。乃不有替。於是調之舌而莫不協。應之耳而莫不諧。人但知其諧也。協也。不遑究其所以諧協之故。一旦易語言爲文字。則又羣相指謂某也諧聲。某也協韻。庸詎知文字之有聲韻。實皆自語言之有聲韻而來。蓋語取易呼。文取易讀。其諧與協。均勢之自然。故徒歌曰謠。傳言曰諺。謠諺者。卽語言之有聲韻者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詩歌者。卽文字之有聲韻者也。世之治古音者。但知於文字求之。而不知於語言求之。但知於成章之詩歌求之。而不知於成詞之雙聲疊韻求之。皆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而或又疑古無聲韻之書。何得解雙聲疊韻之理。斯則其智乃出小兒下。更可嗤矣。有清諸儒。洞明此道者甚多。故其論古音。亦較宋明爲密。王鳴盛曰。大凡摹擬情事景物。一字不能盡。則疊字以形容之。或用疊韻。或用雙聲。盧文弨曰。

雙聲天籟也。兒童婦女。生無名師。矢口成音。無不暗合者。古人制物之名。制事之名。與夫形容仿佛之詞。罔不由於是。而非勉強也。若其聲之同部連用者。謂之疊韻。則又顯而易明者矣。錢維城曰。音韻之說。古無專書。大抵矢口而成。不煩擬議。所謂天籟也。雙聲疊韻。自古有之。戴震曰。雙聲疊韻。其於言辭所涉。矢口而得。錢大昕曰。人有形卽有聲。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無過疊韻雙聲二端。又謂自書契肇興。而聲音寓焉。同類相召。本於天籟。而人聲應之。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古有雙聲有疊韻。儻有識古知音者。類而列之。牙舌唇齒喉。犁然各當於心矣。觀此可悟後世聲韻之書。必猶是本雙聲疊韻之理而成。大抵漢人因雙聲疊韻而製反切。雙聲疊韻在前。反切在後也。反切之散見各經傳者。六朝人博攷以定韻譜。反切在前。韻譜在後也。唐沙門又就韻譜部分。辨其聲類。任舉一字。以爲標目。名曰字母。韻譜在前。字母在後也。故錢氏又曰。四聲昉於六朝。不可言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言古人不識雙聲。聯之以雙聲。緯之以疊韻。而反切之學興焉。斯可謂擇本之論已。

第古人雖明其事。而無其名。要至南北朝。名始大顯。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元謨爲雙聲。礪礪爲疊韻。蓋因王元謨與桓護之率師北伐。敗於礪礪。故以此戲之耳。公私劇談。類此者衆。或者不察。遂謂雙聲疊韻託始是時。甚至有謂由反切而爲雙聲疊韻。由雙聲疊韻而爲等韻者。本末倒置。莫此爲極矣。今爲略釋其例於左方。

一雙聲之例

雙聲之例。一曰名詞。如軒轅。栗陸。與夷。黎來。濤塗。鞠居。彌明。滅明。由于。於姚。翰胡。膠鬲。離婁。皆人名雙聲也。蒹葭。萑葦。薜荔。芙蓉。蕭董。鴻蒼。遂蕩。厥攘。莖藉。賤姑。扱椽。叩鉅。鈇芑。皆草名雙聲也。唐棣。柅柳。莖著。枸櫞。皆木名雙聲也。蜘蛛。蠙銜。蛭蜣。蛭蝓。蚣蝟。至掌。蟻螻。詹諸。蝻蟻。蚨蜴。蟋蟀。蠨蛸。伊威。熠燿。皆蟲名雙聲也。鴛鴦。流離。桔鞠。夷由。鷓鴣。鴝鵒。皆鳥名雙聲也。駒駘。距虛。窮奇。馬復。皆獸名雙聲也。一曰狀詞。如玄黃。斑駁。所以表色也。緬緼。沕穆。所以表氣也。膠亮。砰磅。所以表聲也。芬芳。苾蒨。所以表臭也。鬱邑。猶豫。

所以表意也。靡曼。姚冶。所以表姿也。嫵媚。便辟。所以表貌也。紆餘。夷猶。所以表態也。耿介。恬澹。所以表性也。深潛。緜藐。所以表思也。慷慨。倜儻。所以表情也。零落。荒蕪。所以表景也。拳曲。褻瓷。所以表形也。樂則曰嘔喻。怒則曰漢赫。悲則曰歔歔。慚則曰忸怩。急則曰駢瞿。閒則曰容與。高曰岌業。大曰旁魄。廣曰閔衍。細曰微芒。雜曰錯綜。亂曰膠葛。不平則曰崎嶇。漲瀼。不齊則曰參差。陸離。不進則曰次且。踳躅。不安則曰怫鬱。艱艱。皆雙聲也。一曰對稱字。如天之與地。陰之與陽。生之與死。上之與下。今之與古。文之與武。加之與減。粗之與精。溼之與燥。衰之與貶。亦雙聲也。一曰諧聲字。如說文存取才聲。恩取凶聲。鳳取凡聲。脫取兌聲。皆聲之正轉。輦从軍聲。輦轉爲熏也。祈从斤聲。祈轉爲斤也。輶卽坎字。坎與空相轉。故輶爲輶省聲。乃與能相轉。故仍以乃得聲。曾與重相轉。故曾以囙得聲。又如艷變聲而讀若宰。韞蚩聲而讀若騁。鞞奔聲而讀若曆。者占聲而讀若耿。朋朋聲而讀若陪。璿壽聲而讀若淑。諱革聲而讀若戒。敬豈聲而讀若猥。踳扁聲而讀若萃。夔八聲而讀若頌。隄是聲而讀若瑱。楛胥聲而讀若芟。邗年聲而讀若寧。輪命

聲而讀若戾。嵒炎聲而讀若導。此讀若之字。皆與本字爲一聲之轉。亦卽雙聲也。一曰叶韻字。如詩七月陰與沖韻。陰雍雙聲。故與沖叶。雲漢臨與躬韻。臨隆雙聲。故與躬叶。小戎駢與中韻。駢松雙聲。故與中叶。北門敦與摧韻。敦堆雙聲。故與摧叶。思齊造與士韻。造是雙聲。故與士叶。召旻茂與止韻。茂媚雙聲。故與止叶。又如易乾彖以天與形成韻。乾文言以天與情平韻。讀天如汀也。屯象以民與正韻。讀民如冥也。觀象以平與賓韻。讀平如便也。訟彖以淵與成正韻。讀淵如營也。此在後人視之。皆以爲古人用韻偶違。實則皆其本韻之雙聲字也。一曰訓詁字。如孟子序者射也。畜君者好君也。泂水者洪水也。爾雅粵乎也。買買也。叩我也。復返也。佻偷也。茅明也。康苛也。土田也。說文春推也。攷敏也。扃開也。灑滿也。艸根爲莖。木頂爲榦。禾芒爲稃。瓜當爲蒂。釋名星散也。火化也。雪綏也。風汜也。皆雙聲相訓也。一曰段借字。如段逆爲迎。段丘爲區。見於左傳。段左爲助。段斯爲鮮。見於毛詩。段非爲礦。段封爲窆。段中爲得。見於周禮。段衣爲殷。段信爲伸。段雅爲牙。段資爲至。段祁爲是。見於禮記。段胡爲遐。段辯爲徧。段釋爲舍。段且爲阻。

段旅爲臚。見於儀禮。非惟假其音。并其義亦段之。故有舍本字之義而用雙聲字之義者矣。一曰方言。如慧爲常語。秦謂之謾。晉謂之嚙。謾嚙雙聲也。往爲常語。逝則秦晉語。徂則齊語。適則宋魯語。逝徂適皆雙聲也。堅爲常語。秦晉之間曰錯。吳揚江淮之間曰鑿。堅錯鑿皆雙聲也。翳爲常語。楚曰翽。關西關東皆曰幢。翽幢雙聲也。一曰經典異文。如周易朋盍簪。京房簪作攢。馬融作臧。荀爽作宗。見輿曳其牛掣。荀氏掣作觶。子夏傳作契。四民不忒。京氏忒作貳。害盈而福謙。京氏福作富。大有衆也。荀氏衆作終。言天下之至嘖而不可惡。荀氏惡作亞。尙書文思安安。書攷靈曜安作晏。平章百姓。大傳平作辯。史記作便。鳥獸孳尾。史記孳尾作字微。無偏無陂。漢石經陂作頗。無有作好。呂覽引有作或。毛詩周原膺膺。韓詩膺作謀。不可休息。韓詩息作思。江之永矣。韓詩說文永皆作羨。武王載旆。荀子引旆作發。說文作坻。左傳宛來歸祊。穀梁祊作邗。州吁弑君。穀梁州作祝。鄭人來渝平。公羊渝作輪。盟於浮來。公羊浮作包。天王殺其弟佖夫。公羊佖作年。禮記終而復始。漢書引終作周。笑不至矧。說文引矧作欣。論語文質彬彬。說文引彬

作份。求善價而沽諸。漢石經沽作賈。郁郁文哉。汗簡云古本郁作馘。皆雙聲字通用也。

一疊韻之例

疊韻之例。較雙聲尤爲易曉。以其韻同音亦同也。如人名之皋陶。龐降。臺駘。鉏吾。圍龜。奚斯。奚齊。且居。髡頑。於菟。虬彌。祁黎。蒯瞶。須無。虞母。州鳩。州仇。扶蘇。草名之茹蘆。果羸。委萎。寒漿。夫須。葑菹。隱葱。蘧蔬。芄蘭。芙蕖。活脫。木名之甘棠。無姑。益智。茱萸。蟲名之蜚。蝗。蠓。蟻。虻。蜻。蒲盧。螟蛉。蜉蝣。蠓。蠅。蝶。蛸。蛾。蠖。蠃。鳥名之鷓鴣。鸚鵡。鴉。鷓。鷓。鷓。獸名之夫諸。威夷。闕洩。騶鬣。皆名詞之疊韻也。斐韡。燦爛。以表色。氛氳。鴻濛。以表氣。辟歷。磅唐。以表聲。醞醞。馥郁。以表臭。徘徊。展轉。以表意。綽約。便嬾。以表姿。窈窕。要妙。以表貌。旖旎。阿那。以表態。肅穆。優柔。以表性。低徊。愀惘。以表思。纏綿。繾綣。以表情。蕭條。廓落。以表景。輪囷。擁腫。以表形。言樂則康梁。言怒則碣磬。言悲則惻愴。言慚則屏營。言急則任攘。言閒則逍遙。高則崔嵬。大則堂皇。廣則儻莽。細則眇小。雜則繽紛。亂則紛紜。謂不平曰銀鏗。歲碗。謂不齊曰芪廬。崑崙。謂不進曰蹉跎。偃蹇。謂不安曰傍徨。超搖。皆狀詞之

疊韻也。老之與幼。旦之與晚。好之與醜。聰之與聾。起之與止。寒與之煖。新之與陳。出之與納。祥之與殃。水之與火。皆對稱字之疊韻也。說文从聲之字。如詞司聲。纓嬰聲。翩扁聲。燬毀聲。噴真聲。赭者聲。奎圭聲。端耑聲。固爲疊韻。卽如絳爭聲而讀若旌。塌曷聲而讀若謁。埤垂聲而讀若朶。勢敖聲而讀若豪。默黑聲而讀若墨。賜易聲而讀若煬。幌虬聲而讀若移。朐九聲而讀若舊。均句聲而讀若句。此讀若之字。與本字亦爲疊韻。推之引讀之字。如劬讀若舜樂韶。齋讀若桑甚之甚。瞎讀若爾雅禧福。腋讀若詩曰啜其泣矣。莫不皆然。此諧聲字之疊韻也。凡屬韻語。收必同音。詩三百篇無論矣。他經類此者。往往而有。如尙書大禹謨之神文君爲叶。皋陶謨之庸衷爲叶。益稷之喜起叶。明良康叶。臞惰墮叶。禹貢之陽漳叶。繇條叶。又藝叶。豬居叶。天喬叶。從同叶。五子歌一歌之訓近敬叶。二歌之荒牆亡叶。三歌之唐方綱亡叶。四歌之君孫鈞叶。五歌之歸悲依悞追叶。周易乾卦之藏明行叶。革德極則叶。坤卦之剛方常光行慶殃叶。說卦篇之陽剛章叶。雜卦篇之柔優求叶。皆叶韻字之疊韻也。孟子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征之爲言正

也。易之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離麗也。爾雅之林君也。遵循也。虧毀也。震動也。那多也。惟思也。幾危也。勳功也。說文之士事也。帝諦也。志意也。壽訓也。王者天下所歸往也。禎者以真受福也。神者引出萬物者也。祇者提出萬物者也。釋名之天顯也。雨輔也。阿荷也。酒酉也。皆訓詁字之疊韻也。易辭借羊爲祥。借豹爲祲。借顛爲石。尙書借麓爲錄。借勦爲剝。借壓爲畚。禮記借端爲禴。借煦爲媁。借薊爲鄆。左傳借周爲矧。借戾爲盪。借糞爲叁。周禮借訓爲馴。借槩爲臬。借禩爲祀。皆段借字之疊韻也。方言老者東齊曰詹。燕代之北鄙曰梨。眉梨疊韻。淫者九疑荆郊之鄙曰遙。沅湘之間謂之窳。遙窳疊韻。哀者齊魯秦晉之間曰矜。趙魏燕代之間曰悽。矜悽疊韻。不欲鷹而強奮之。楚曰爰。秦晉曰爰。爰爰疊韻。此方言之疊韻也。周易泣血漣如。淮南子引漣作連。遯卦歸藏遯作遂。以往吝。說文引吝作遴。咸其輔。虞翻本輔作輔。聚以正也。荀爽本聚作取。尙書方鳩僝功。說文引方鳩作旁逖。敬授人時。史記人作民。否德忝帝位。史記否作鄙。教胃子。說文引胃作育。毛詩聊樂我員。韓詩員作魂。四國是皇。齊詩皇作匡。自土沮漆。齊詩土作杜。三

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公羊成侯之弟光。左氏光作黃。邾婁鼻我來奔。左穀鼻皆作界。盟於侵羊。穀梁作祿祥。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引氣作旣。色勃如也。說文引勃作艷。吾與女弗如也。論衡引弗作不。植其杖而芸。漢石經植作置。芸作耘。孟子龍斷。說文引龍作壘。曾西蹙然。說文引蹙作敝。皆經典異文之疊韻也。

一詩經中之雙聲疊韻

錢大昕謂三百篇興。而後雙聲疊韻之祕大啓。今試按之。重言疊字尤多。重言疊字者。兼雙聲疊韻而爲用者也。楚辭漢賦大都則而效焉。其事易知。其用最弘。體物寫志。莫妙此者。姑摘其不同者臚之。如關關。萋萋。喈喈。莫莫。采采。詵詵。振振。薨薨。繩繩。揖揖。蟄蟄。天天。灼灼。綦綦。肅肅。丁丁。赳赳。翹翹。僮僮。祁祁。嘒嘒。趨趨。忡忡。惓惓。脫脫。耿耿。棣棣。悄悄。燕燕。悠悠。噎噎。虺虺。泄泄。雝雝。招招。習習。遲遲。湜湜。候候。殷殷。瀾瀾。浼浼。汎汎。委委。佗佗。奔奔。疆疆。子子。芃芃。猗猗。青青。敖敖。鑣鑣。洋洋。活活。濊濊。發發。揭揭。擘擘。蚩蚩。漣漣。湯湯。晏晏。旦旦。籊籊。漭漭。綏綏。離離。靡靡。搖搖。陽陽。陶陶。爰爰。緜緜。檻檻。噶噶。施

濯。翯翯。逢逢。旃旃。稷稷。幪幪。啐啐。叟叟。戚戚。熏熏。欣欣。顯顯。抑抑。處處。言言。語語。顛顛。
叩叩。翩翩。藹藹。莘莘。板板。管管。憲憲。謔謔。灌灌。蹻蹻。焯焯。蕩蕩。諄諄。藐藐。牲牲。蟲蟲。炎
炎。滌滌。鏘鏘。訃訃。甫甫。嘖嘖。洸洸。潰潰。臯臯。斤斤。穰穰。簡簡。反反。嗟嗟。宿宿。信信。嬛嬛。
澤澤。驛驛。粲粲。揜揜。栗栗。伏伏。桓桓。駟駟。伾伾。繹繹。祛祛。咽咽。筏筏。昭昭。矯矯。烝烝。實
實。枚枚。耳耳。增增。鶴鶴。芒芒。優優。丸丸。綜上所述。無慮數百事。每章之中。少者數見。多
者十餘見。或以狀事。或以狀景。或以狀情。或以狀意。無不卽聲卽韻。取諧自然。至於章
句之構造。則錢氏亦嘗論之曰。卷耳之次章。崔嵬隤隤兩疊韻。高岡玄黃兩雙聲。碩人
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田之次章。上句罄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
門之首章。綦巾雙聲。次章茹蘆疊韻。七月之露發栗烈。雙聲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
伊威蠨蛸叮嚙熠燿。四句連用雙聲。佻兮達兮。哆兮侈兮。旣敬旣戒。旣霑旣足。如蜩如
蟻。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綈。允文允武。令聞令望。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
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聲。嘽嘽啍啍。禹禹叩叩。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句而成雙

聲。居居究究。隔章而成雙聲。死生契闊。搔首踟躕。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壘篋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雖未能盡舉。而一隅三反。可概其餘。是故三百篇者。古之音書。亦卽古之雙聲疊韻譜也。

四羣經音讀釋例

一漢儒之音訓及其所本

古無專言聲韻之書。詩歌之有聲韻。主於自諧自協。自永和耳。非以音爲訓也。以音爲訓。實始於漢儒。凡經傳子史爲漢儒所注者。皆有音訓之例。蓋一字而數音者有之。一音而數義者有之。數字數音而一義者亦有之。是樊然者。自非通其條貫。莫由識其指搃。於是漢儒或引彼經以釋此經。或段今語以解古語。或述方言以證恆言。錯午相詰。務求得其雅訓歸於正音而已。段玉裁曰。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

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比方主乎同。音同而義可推也。變化主乎異。字異而義瞭然也。比方主乎音。變化主乎義。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舉經之本字。變化字已易。故下文輒舉所易之字。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如有讀爲。有言讀如某讀爲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別其音。爲以別其義。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爲救正之詞。形近而譌。謂之字之誤。聲近而譌。謂之聲之誤。字誤聲誤而正之。皆謂之當爲。凡言讀爲者。不以爲誤。凡言當爲者。直斥其誤。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三者皆以音爲用。六書之形聲假借轉注。於是焉在。漢之音非今之四聲二百六韻也。則非通乎虞夏商周漢之音。不能窮其條理。案段氏此論。旣別其例。而又言漢音與虞夏商周之音相通。則治古音之不能不問津於羣經音讀明矣。惟考之經注。讀若讀如。亦有不擬其音而兼取其義者。讀爲讀曰。亦有不異其字者。而聲誤字誤。亦有不言當而言讀者。斯或古人偶疏。抑其始本無經界。故爲例不純。鄭康成云。

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是卽漢人音讀不嚴之證。而段氏乃謂讀若讀爲之分。唐人作正義已不能知。爲與若兩字。注中時有譌亂。然而類此者正多。譌亂何遽至是。以此歸讓唐人。恐唐人未必承也。又三例雖云起自漢儒。溯其淵源。亦實濫觴於經傳本文。如易卦傳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此卽謂蒙字讀如蒙穉之蒙也。乾鑿度載孔子之說。易曰。易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此卽謂易字讀如變易不易之易也。詩大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此卽謂風字讀如風教風動風化風刺之風也。推之易傳比者比也。剝者剝也。禮記親之也者親之也。夫也者夫也。孟子徹者徹也。兩比字兩剝字兩親字兩夫字兩徹字。上下相同。其在當日。必有輕讀重讀長言短言之別。此讀若讀如主於說音之所本也。易咸卦彖曰。咸感也。感從咸聲。此卽讀咸爲感。夬卦彖曰。夬決也。決從夬聲。此卽讀夬爲決。兌卦彖曰。兌說也。說從兌聲。此卽讀兌爲說。繫辭下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像從象聲。此卽讀象爲像。論語曰。政者正也。政從正聲。此卽讀政爲正。禮王制曰。刑者

例也。例從刑聲。此卽讀刑爲例。皆以異字相訓。而所訓之字。卽取由本字諧聲者加以偏旁。蓋文字之例。無偏旁者在先。可以通稱。有偏旁者在後。義有專屬。故舉通稱之字。訓以專屬之詞。又如孟子智之實。知此者也。樂之實。樂此者也。墨子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或異字而聲近。或同字而義別。此讀爲讀曰。主於說義之所本也。公羊傳載孔子訂魯史之訛。謂伯于陽當作公子陽生。呂氏春秋載子夏訂衛史之訛。謂三豕當作己亥。此當爲當作主於正誤之所本也。爾雅釋詁釋言二篇。讀若讀爲之例尤多。雖無其名。理固不爽。特至漢而始加讀字以明之。遂成漢儒音訓之例矣。

一讀若之例

讀如

讀若之例。有讀若之字。仍用本字。但於音義上分同異者。此因一字有數音數義。故言讀若以別之也。其例凡四。一曰音義俱同者。如周禮大司樂播之以八音。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杜注冶氏鋌十之。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陶人庾實二斛。庾讀如請益與之庾。

之庚。注鄭儀禮覲禮太史是右。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士喪禮組綦。綦讀如馬絆綦之綦。

禮記深衣續衽鉤邊。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中庸溫故而知新。溫讀如燭溫之溫。尚書

盤庚今汝聒聒。聒讀如聒耳之聒。注皆鄭是也。二曰音同義異。但擬讀若之音者。如周禮

大司馬師帥執提。提讀如攝提之提。注先鄭。韎師。韎讀如韎韐之韎。注鄭。案攝提格爲寅。乃

干支之名。此提字謂鼓之曲木提。韎韐謂赤色。此韎字謂東夷之樂。是其義皆不相涉

也。三曰音近義異。因取讀若之義者。如周禮太宰以利得民。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

以政教利之。鐘師掌鞀鼓縵樂。鼓讀如莊王鼓之鼓。謂作縵樂擊鞀以利之。禮記中庸

仁者人也。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注皆鄭。則知此利字不與財利之利

同。此鼓字不與金鼓之鼓同。此人字不與人己之人同也。四曰音義俱異。因而兼取者。

如周禮小司徒四丘爲甸。甸讀如衷甸之甸。注鄭。大祝奇拜。奇讀如奇偶之奇。注杜。禮記樂

記易直子諒。子讀如不子之子。表記衣服以移之。移讀如水汜移之移。注鄭。案衷甸之甸

音如陳。義則乘也。不同井甸之甸。奇偶之奇音如基。義則數也。不同奇異之奇。不子之

子音如字。義猶慈愛。不同子孫之子也。汜移之移音如侈。義猶廣大。不同移易之移也。有讀若之字不用本字。而以他字擬其音義者。其例凡二。一曰以讀若之音爲音而不取其義者。如易晉卦晉如摧如。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儀禮士喪禮幙日用緇。幙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尙書大傳隆谷玄玉。隆讀如龐降之降。禮記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縱讀如揔領之揔。喪服四制高宗諒闇。闇讀如鶉鷓之鷓。注皆鄭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錫饒之用。錫讀如濁其源之濁。饒讀如謹曉之曉。量人受罍。罍讀如嫁娶之嫁。注先鄭案摧退也。幙謂覆面者。隆谷山名。縱縱趨事兒。闇謂廬也。錫饒皆金名。罍器名。皆與讀若之義不爲類也。二曰擬其音而義亦從之者。如易大有卦象曰明辨晢也。晢讀如明星晢晢之晢。詩往近王舅。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禮記聘義孚尹旁達。尹讀如竹箭之筠。儒行竟信其志。信讀如屈伸之伸。學記待其從容。容讀如富父春戈之春。中庸示諸掌。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注皆鄭周禮士師邦汭。汭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注先鄭是也。又有不言讀若而言某字音某者。如易咸其脢。脢音灰。睽卦。睽音圭。詩穀旦于差。差音嗟。音王肅

或言某字音近某者。如尙書冢恆風若。冢聲近蒙注鄭之類。則亦同於讀若之例者也。

一讀爲之例讀曰

讀爲之例。有讀爲之字仍用本字者。亦因一字有數音數義。字雖同而音與義則可易。

故亦得言讀爲也。其例有四。與讀若相似。一曰音義俱同者。如周禮太祝振動。振讀爲

振鐸之振。罄師擊編鐘。編讀爲編書之編。注杜車僕大射共三乏。乏讀爲匱乏之乏。掌訝

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注先鄭儀禮既夕脾析蜚醢。脾讀爲雞脾胠之脾。注鄭是也。二曰

音同義異。但擬其音者。如周禮冥氏。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輶人良輶環灑。灑讀爲灑

酒之灑。注先鄭蕡氏掌共燠契。燠讀爲細目燠之燠。注杜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鮑讀爲鮑

魚之鮑。注鄭此皆不取讀爲之義者。段氏主於讀爲易義。故遇此等處。皆謂爲當作如也。

三曰音同義異。因取其義者。如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讀爲宣布之布。注鄭輪人以

其圍之防揜其藪。藪讀爲蜂藪之藪。注先鄭案此布字取義於行與散。非布帛之布也。此

藪字取義於中空。非藪澤之藪也。四曰音義俱異。因而兩取者。如周禮司儀旅擯。旅讀

爲季氏旅於泰山之旅。

注先鄭

占夢遂令始難毆疫。難讀爲難問之難。注杜禮記中庸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焉。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注鄭案旅山之旅音如臚。而義爲序。非師旅之

旅也。難問之難音去聲。而義爲卻。非艱難之難也。贊與之與音如預。而義爲參。非語詞

之與也。有讀爲之字。不用本字者。此則音與義皆以他字易之矣。其例亦有四。一曰雙

聲字。如易屯卦宜建侯而不寧。而讀曰能。需卦。需讀曰秀。尙書禹貢和夷底績。和讀爲

桓。金縢是有不子之責。丕讀曰負。禮記樂記天地訢合。訢讀爲熹。玉藻立容辨卑。辨讀

爲貶。詩烝在栗薪。栗讀爲列。烈假不瑕。烈讀爲厲。注皆鄭周禮女祝以時招梗禴禳。讀梗

爲亢。醢人茆菹。讀茆爲茅。注鄭大小司寇麗邦法。讀麗爲羅。酒正辨五齊。讀齊爲粢。注杜左

傳象有齒以焚其身。焚讀曰債。以羸諸侯。羸讀爲盈。注服是也。二曰疊韻字。如易泰卦苞

荒。荒讀爲康。井卦羸其瓶。羸讀曰蔓。尙書盤庚不昏作勞。昏讀爲啓。大傳吁茶。茶讀曰

舒。禮記文王世子亦告於甸人。告讀爲鞠。內則敦牟。牟讀曰整。儀禮士喪禮不緒。緒讀

爲絳。少牢饋食禮宿。宿讀爲肅。注皆鄭周禮太宰官聯。聯讀爲連。輔人頌典。典讀爲殄。注先鄭

注 大祝振祭。振讀為慎。注杜左傳取前城。前讀為泉。注服是也。三曰从本字得聲者。如庶讀

為遮。注易鄭遮即从庶。孫讀為遜。注詩鄭遜即从孫。時讀曰蒔。注尚書蒔即从時。生讀為性。注禮

性即从生。久讀為灸。注儀禮灸即从久。于讀為迂。注禮記迂即从于。辟讀為譬。注論語譬即

从辟是也。四曰與本字同聲者。如祖讀曰阻。注尚書同从且得聲。拘讀為鈎。注杜禮同从句

得聲。弛讀為施。注同上同从也得聲。訓讀為馴。注周禮先 同从川得聲。璵讀為鎮。注同上同从真得

聲。條讀為條。注周禮同从攸得聲。謙讀為慊。注禮記同从兼得聲是也。然亦偶有雖不用本

字。而仍僅擬其音不易其義者。如易坤卦履霜。履讀為禮。豫卦冥豫。冥讀為鳴。尚書堯

典五流有宅。宅讀曰咤。洪範農用八政。農讀為醲。注皆鄭周禮弓人茈解。茈讀為激發之

激。故剽。剽讀為湖漂絮之漂。注先鄭此則律以段氏之說。亦所謂注中之誤也。又有不言

讀為而言某字讀从某者。如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从憚之以威之憚。注先鄭

之類。則亦同於讀為之例者也。

一當為之例當作

當爲亦言當作。皆在改誤。其誤於字者。多由形近。其誤於聲者。多由音近。形近之誤。義或不可通。音近之誤。固可段用者也。略尋其類。得例凡六。一曰明言字之誤者。如周禮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注良當爲苦字之誤。大司徒其植物宜膏。注膏當爲橐字之誤也。大司樂九磬之舞。注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鬯人凡裸事用概。注裸當爲埋。字之誤也。禮記檀弓敗於臺駘。注臺當爲壺。字之誤也。禮器大圭不琢。注琢當爲篆。字之誤也。緇衣尹吉。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表記唯天子。注唯當爲雖。字之誤也。二曰明言聲之誤者。如周禮大祝衍祭炮祭。注衍字當爲延。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掌客牲皆陳。注牲當爲腥。聲之誤也。大宗伯侯執信圭。注信當爲身。聲之誤也。梓人食一豆。注豆當爲斗。聲之誤也。禮記檀弓詠斯猶。注猶當爲搖。聲之誤也。坊記言乃謹。注謹當爲歡。聲之誤也。緇衣資冬祁寒。注資當爲至。聲之誤也。君子寡言。注寡當爲顧。聲之誤也。昏義贊醴。注醴當作禮。聲之誤也。三曰聲誤字誤。不言當而言讀者。如周禮旅師而用之。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司尊彝諸臣之所昨也。注昨讀爲酢。字之誤也。男

巫春始弭。注弭讀爲敕。字之誤也。匠人里爲式。注里讀爲己。聲之誤也。禮記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注命讀爲慢。聲之誤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注衣讀爲殷。聲之誤也。禮運蕢桴而土鼓。注蕢讀爲由。聲之誤也。四曰聲誤字誤。不言當亦不言讀。但引他詞以明之者。如周禮鬱人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注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禮記檀弓從先大夫於九京。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五曰不明言聲誤字誤。因有舊說可證。實知其誤。遂從而改之者。如周禮凌人掌欠正歲。注故書正爲政。杜子春讀政當爲正。正謂夏正。司書受其幣。注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職幣奠其錄。注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赤发氏以蜃炭攻之。注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此皆屬於聲誤者也。小宰七事者。注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內宰以作二事。注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庖人賓客之禽獻。注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縫人喪縫棺飾焉。注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此皆屬於字誤者也。六曰實誤而不言誤。亦不改字。但言當爲者。如周禮內饗豕盲眊。杜子春云盲眊當

爲望視。醢人五齊。注齊當爲齋。禮記曾子問遂既封。注封當爲窆。皆聲之誤也。周禮太卜。觥夢。杜子春云。觥其字直當爲奇。大司馬各書其事。注書當爲畫。皆字之誤也。顧或謂此等改誤。實爲後世校勘學之先導。殆無涉於音學者。不知聲誤卽屬音學矣。

五說文音讀釋例

一讀若之例

羣經音訓之外。其可資以考古音者。則說文解字一書也。惟說經必兼及義。故既有讀若。又有讀爲。且必有讀爲而後經可通也。說文祇釋其本字。逐字爲音。不必易字。與說經稍殊。故僅有讀若而無讀爲也。然而義從音生。先有音而後有義。舉音而義在是。舉義而音亦在是。此說文中所以多引經。而經訓中亦多用說文也。惟段玉裁謂讀若之下。必用他字。而不用本字。蓋字書之體。一字而包數音數義者。不爲分別之詞。偶有一二可疑者。段氏皆謂字之誤。此則未爲達論。其率意改字。尤固執不可爲訓也。今尋許書之例。凡十有四。一讀若之字與本字音形義俱同者。如窳讀若虞。書曰窳三苗之窳。

戴讀若戴。戴大猶之戴。繻讀若易繻有衣。擊讀若詩赤舄擊擊。疋讀若春秋公羊傳曰疋階而疋。隋讀若相推落之隋。黠讀若染繪中束緘黠是也。一讀若之字與本字音形同而義異者。此類多引諺語。諺語多有音而無正字。故但可以證音。不可以證義。如彙讀若春麥為彙之彙。鬚讀若江南謂酢母之鬚。枕讀若告言不正曰枕。嫗讀若人不孫為嫗。該讀若心中滿該是也。一讀若之字與本字形異而音義同者。此類或以讀若表其為一字。或則音義可相段借者也。如辛讀若愆。亼讀若集。埤讀若準。喜讀若杏。雁讀若鴈。叟讀若殘。叁讀若糞。管讀若篤。祿讀若筭。孚讀若亭。對讀若駐。扞讀若創是也。一讀若之字與本字音同而形義異者。此類最多。如隕讀若顛。脾讀若罷。絡讀若柳。蚩讀若騁。颯讀若栗。鼃讀若朝。鑽讀若熏。軒讀若葺。省讀若臬。異讀若杞。醅讀若廬。喙讀若鹿是也。一讀若之字與本字音形義俱異者。此蓋由古今音之不同。大抵轉音皆可通。非真異也。如縮讀若鷄卵。銳讀若毀行。蒼讀若威。食讀若粒。罔讀若獠。爽讀若郝是也。一讀若之字不僅一字者。此蓋由方音之不同。所謂字包數音也。如絛讀若被。或讀若

水波之波。𠄎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𠄎讀若帛。又讀若禪。香讀若薺薺。一曰若存。𠄎讀若纂。一曰叢。𠄎讀若頌。一曰讀若非。丙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沾。一曰讀若誓是也。一讀若無字。而但引通行之語以明之者。此蓋欲人以口中之音。識目中之字。故留其聲於言外。所以曉當世之人也。如餽讀若楚人言恚人。嫫讀若蜀郡布名。蠶讀若蜀都布名是也。一讀若之字與本字所從之聲相同者。如璿睂聲。讀若睂。傳傳聲。讀若傳。噪集聲。讀若集。隳彪聲。讀若彪。迂于聲。讀若于。闕賓省聲。讀若賓。肤決省聲。讀若決水之決。景赧省聲。讀與赧同。籟籟聲。讀與籟同。姑占聲。或讀若占是也。一讀若之字與本字所訓之義相同者。如甃門戶疏窗也。讀若疏。詰競言也。讀若競。颯擊踝也。讀若踝。𠄎撫也。讀與撫同。𠄎弼戾也。讀若戾是也。一讀若之字與本字同。一聲者。如絺讀若榔。同从林聲。𠄎讀若𠄎。同从兼聲。𠄎讀若厲。同从萬聲。𠄎讀若撥。同从發聲。𠄎讀若誓。同从折聲。𠄎讀若臻。同从秦聲。𠄎讀若漬。同从賣聲。𠄎讀若離。同从离聲是也。一既言讀若而又言同者。此一字分隸兩部也。如𠄎讀若亂同。𠄎讀若跌同。𠄎讀若箕同。𠄎讀

若鑑同。膏讀若庸同。罔讀若明同。徐讀若塗同。桂讀若跬同是也。一不言讀若。而言讀與某同者。亦言其音同也。如弘讀與私同。穌讀與和同。故讀與施同。卜讀與稽同。雀讀與爵同。晉讀與隱同。迺讀與記同。甸讀與缶同是也。一有一字兩讀而兩義者。蓋承說義之詞而申之。兼字形字音而說之也。如卜下上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退是也。一讀若之字不於本字下言之。而於他字从某字下言之者。如皇从自。自讀若鼻是也。

一諧聲之部

說文雖兼明六書。而六書之從形聲者。十之七八。故段玉裁曰。六書之有諧聲。文字之所以日滋也。許叔重作說文解字時。未有反語。但云某聲某聲。即以為韻書可也。又案讀若之音。為許氏著書時所定。猶可謂為漢代之音。諧聲之音。則本於倉頡造字之法而定。固漢以前之音也。是知欲明古音。更當取於諧聲矣。戴震與段書曰。諧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

下如譜系。則亦必傳之絕作也。惟段氏僅作古十七部諧聲表。未嘗取字系聯。其表以絲台臬里狸來思其臣龜虺犛又有尤右而丌迺出事蚩市某才棧在母佩久臺式目能矣疑亥郵牛茲茲畱富不丕畱卅畱辭司丘采友否音宰畱止齒已己耳士喜寺時史吏負卑縛戒婦舊乃異北食馘子童意再葡備直憲圣弋則賊革或或息亟力防棘齋黑匿髮色塞仄矢段服麥克尋得伏牧墨韶荀凡一百十八聲爲第一部。毛樂臬澡寮小ノ少爨廩暴暴天芙敖卓勞龠翟爵交盧高喬刀召到兆苗蚤要爻香季敦芋繫巢弔堯躡盜勺雀弱兒貌臬号號了受邑凡五十三聲爲第二部。九去尻州求流六牽竈休舟息憂汁游響攸條修脩肅未叔戚鸞秋本蓼邑夥森卯𠄎畱周矛柔秋包甸焦樵𠄎曷壽孚𠄎幽酉曾臭容牢爪又蚤牛收囚秀日冒好報手老牡畜罍雒帶管百頁道守𠄎自弁缶由宄戊丑𠄎考保倮簋劉肘受棗韭夔白咎艸草芥昊孝祝鳥谷角族屋獄哭足束欵刵白學竹籀復肉告育毒齒賣辱蓐𠄎曲玉奧吉毀蜀木珥录粟逐業豕卜支局夙鹿𠄎瓢秃日凡一百五十一聲爲第三部。婁旬朱禺壹對廚區蘆侯几

爰需須俞芻后取取聚後曳侮口卑厚付府忝奏、主斗轟豆具扁寇畫部盟斷凡四十二聲爲第四部。且沮者奢父甫專浦亏粵藝夸零瓠夫牙段猥家車巴吳庀慮盧虛廡古居各洛路瓜烏於与與卸御亦歟衣亞惡魚鱉穌舍余涂素盟瞿兩賈草庶度席蠹巨槩壺奴舁圖乎乍土夕無毋巫石正馬呂鹵下女妣羽朶雨五吾予午許戶雇武鼠黍禹鼓鼓夏宁寫隻隻旅寡囿蠱若魯虞苜庠朔口兔罍翠擇谷卻寧鄭鞞毛管稽霍炙白帛尺百赤赦赫罟壑窠羣霸彘走凡一百四十一聲爲第五部。曹夢蠅朋弓曾升雁奔朕興麥互恆丞烝承徵兢人太久登登藥仍冉稱香蓋凡三十聲爲第六部。咸鹹學林心今念金禽欽飲凡風羊南卒執男琴彡鑄甚音先兢譬侵錦突壬任品至淫占黏王三參成鐵已汜从兼廉僉閃因括母尙稟審奔獸厭耳戢及立溼△暴隰合拾邑籀夔入十叶聶習變讎荔協麥廿卅凡八十二聲爲第七部。函各峒監鹽炎剡熊焱設屐嚴广詹斬甕甘奄變欠尤妾甲某涉灑業走騶鼠聃夾盜易甬籥沓巾凡三十八聲爲第八部。中躬宮東重童龍公蟲冬夆降隆丰奉逢用甬庸从凵囟忽同農邕雝

宋戎封容工巩空送克共雙冢蒙凶匈兇殺宗崇嵩豐衆彪彪竦翯茸凡五十五聲爲第九部。王行衡峯匡往狂罔養廢易錫陽湯升臙將臧永方放旁皇亢兵兂京芊業馥襲庚康唐皂鄉卿上薑彊強兄桑爽办梁彭央昌罔剛兩倉相高向尙堂象皿孟卬慶丙叟章商亡亢晷長良量羹言競審羽秉黽亞鬯竝允乙凡八十七聲爲第十部。熒丁成亭正生盈鳴殷王廷呈踐戴青鼎名平寧寧甯甯甯甯敬口冥冥爭頃开弁貞需罔井耿口鬪秀晶省凡四十一聲爲第十一部。秦凡人儿彝瀕寅丐宥賓鼎身旬芻信辛柔新令天田千年因命申陳電仁真顛佞勻旬門闕進扁臣馭賢堅辨弦蠱民婁雷玄牽引矜胤八分穴匹必宓瑟盜督實吉壹頡質七寔卍卽節日疾爽漆漆至室畢一乙血徹逸印印失剛凡八十九聲爲第十二部。先辰晨脣困藥屯春門殷分豐豐邑西聖免昏孫奔賁君員鬻鰥昆辜藪璠川雲云存巾侖董壺文彰吝閱豕豕幽軍斤刃典昱溫緼亶熏焚彬豚盾彡桀驩燿寸筋蚰晉憲隱匚國橐凡六十九聲爲第十三部。衷專袁霰采舜卷卍與尸彥雁鴈且半辛言泉遠歎難屨縑官窆襄屨卯爰反閒亘宣桓

見連寬寬卅并響妃宛々干岸旱晏宴優安晏扒執奴亶曼東闌蘭叩藿單患免隻
肩弁卅貫番潘僑閑塵丹焉狀縣然元完冠冒山蔑衍憲敝散濟楸樊延虜獻次羨籛
崑段燕丸虔韓鮮爨寒寒姦面般煩贊祿彖箕台沿袞班建算華犬刪片雋扶允爰
兩尊慶斷凡一百三十八聲爲第十四部。妻飛皆自帥歸人私刃衣鬼嵬虫貴罍粟裏
綏枚儿禾示視祁祲駁豈微非□韋幾佳崔唯隼夷匕尼旨稽耆齊屣屣虫屣眉畏希
氏底底奮滂文師威癸比毘米麋臯罪伊委回回尸次戾利穉黎毀毀余爾躡豐夙弟
市美乘此火水矢咒二屢肆棄舉捧兌气无既悉愛胃吠四豕豸季采惠卒未市位率
市復出隶彗慧由尉友對頰類內孛貝又礪蠟厲勺曷齒牽丰劫契害折哲帶戊歲歲
外世貫歛厥威祭医殿麥劉大介發發伐レ戊一殺奪卑昏聒少省辭薛槩櫛架牽
達月舌最奪截穉聿律弗豆乞系衰妃配肥兀自臬白喬尤曳刺鼻曼崇歟窳窳末史
勿叔器甄爾敝互肉簞蓋繼會々杀殺介由鼻首刺賴骨去突乞日軋咎址鬪鬪鬱羸
毳步擊凡二百五十一聲爲第十五部。支襍知昷響卑斯一氏祇底尸虜圭佳卮奚兒

規鳩趾豕蠱竝案亡豸麗危兮只馬益蠲帝嘗適易析哲束策速賈刺辟鬲鬻鷓齊具
鷓解厄戾狄迹秣麻歷役閱晝辰派冊鞞繫系縈買凡七十一聲爲第十六部。它沱佗
呂高過哥爲皮亡可何離離也。地施迤義儀義加嘉多宜奇猗羸靡我羅羅罍罷罷
巫垂匕化吹十左沙瓦嗒隋墻適坐禾和穌果裸朵萑貨瑣總臥戈羸中辭凡六十五
聲爲第十七部。段氏此表自謂不以會意淆。不以漢後音韻惑。溯洄沿流。什得八九。洵
非誇語。顧江諸氏雖精於考古。固未嘗及於此也。後有歸安姚氏說文聲系。烏程嚴氏
說文聲類。河間苗氏說文聲讀表。元和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分部各有出入。要皆自段
氏發之。故今但錄段表以見例焉。

六古韻之分部

一古韻分部之異同

古韻分部。肇自宋人。明清諸儒。愈臻精詣。蓋古無韻書。故漢人雖言古音。劉熙鄭玄
章昭言之而不及分部。隋唐有韻書矣。而其書在於審音。不在考古。故雖分部。而又不及古音。觀陸

德明經典釋文。於讀音之古與今殊者。則曰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亦不具古音也。至宋吳棫作韻補。始蒐集羣書之韻異乎今音者。別之爲古音。故邵長衡謂才老韻補出。古韻始有成書。鄭庠古音辨。遂明分六部。明楊慎又取韻補增益之。爲轉注古音略。於是言韻學者。咸以吳楊二家爲古韻權輿。其後陳第著毛詩古音考。排比經文。參以羣籍。定爲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以探古音之原。旁證者。他經所載。及秦漢以下去風雅未遠者。以竟古音之委。所列凡四百四十四字。又著屈宋古音義。所列凡二百三十四字。雖不分部。然不信叶韻。不妄自通轉。其見實高出吳楊之上。清初顧炎武師其意。作詩本音易音。復作古音表。定爲十部。自此古韻之學。粲然益明。乾嘉而還。言古韻者踵出。江永分十三部。戴震分十六部。段玉裁分十七部。孔廣森分十八部。王念孫江有誥各分二十一部。晚近章先生又分二十三部。此皆其著者也。今并臚於次。以見異同。

吳棫韻補三例

一古通某。平聲冬鍾古通東。脂之微齊灰古通支。虞模古通魚。諄臻殷痕青蒸登侵古通真。仙鹽沾嚴凡古通先。覃談咸銜古通刪。宵肴豪古通蕭。戈古通歌。唐古通陽。侯幽古通尤。上聲腫古通董。旨止尾薺賄海古通紙。寔姥古通語。準梗耿靜迥拯等寢古通軫。隱古通吻。阮獮琰忝謙檻儼范古通銑。緩古通旱。產古通潛。小巧皓古通篠。果古通哿。蕩古通養。厚黝古通有。敢古通感。去聲宋用古通送。至志未霽隊廢古通寘。遇暮古通御。稔焮願映諍勁徑證噎沁恩恨古通震。換勘闕古通翰。禡陷鬷梵古通諫。線豔栝歛古通霰。笑效號古通嘯。過古通箇。宕古通漾。候幼古通宥。入聲沃燭古通屋。術櫛職德緝古通質。末古通曷。羣古通黠。屑薛陌麥昔錫葉帖業古通月。鑠古通藥。盍古通合。狎乏古通洽。

二古轉聲通某。平聲佳皆哈古轉聲通支。文元魂古轉聲通真。寒桓刪山古轉聲通先。麻古轉聲通歌。上聲蟹駭古轉聲通紙。吻古轉聲通軫。混狠古轉聲通阮。旱濟感古轉聲通銑。馬古轉聲入哿。去聲祭泰卦怪夬代古轉聲通寘。問古

轉聲通震。諫古轉聲通霰。入聲勿古轉聲通質。沒曷黠古轉聲通月。

三古通某或轉入某。平聲江古通陽。或轉入東。庚耕清古通真。或轉入陽。上聲

講古通養。或轉入董。去聲絳古通漾。或轉聲通送。入聲覺古通藥。或轉聲通屋。

鄭庠古音辨六部 舉平以駭上去

一東冬鍾江唐庚耕清青蒸登竝從陽韻。入聲屋沃燭覺藥鐸陌麥昔錫職德。

二脂之微齊佳皆灰哈竝從支韻。

三真諱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仙竝從先韻。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鐸

屑薛。

四魚模歌戈麻竝從虞韻。

五蕭宵肴豪侯幽竝從尤韻。

六侵談鹽添咸銜嚴凡竝從覃韻。入聲緝合盍葉怙洽狎業乏。

顧炎武古音表十部

第一部 平聲東冬鍾江。上聲董腫講。去聲送宋用絳。

第二部 平聲支之半。脂之微齊佳皆灰哈尤之半。上聲紙之半。旨止尾薺蟹駭

賄海有之半。去聲寘之半。至志未霽祭泰卦怪夬隊代廢宥之半。入聲質術櫛

昔之半。職物迄屑薛錫之半。月沒曷末黠銑麥之半。德屋之半。

第三部 平聲魚虞模麻之半。侯。上聲語麩姥馬之半。厚。去聲御遇暮禡之半。候。

入聲屋之半。沃之半。燭覺之半。藥之半。鐸之半。陌麥之半。昔之半。

第四部 平聲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上聲軫準吻隱阮混狠旱緩

濟產銑獮。去聲震稕問焮願愿恨翰換諫禰霰線。

第五部 平聲蕭宵肴豪尤之半。幽。上聲篠小巧皓有之半。黝。去聲嘯笑效号宥

之半。幼。入聲屋之半。沃之半。覺之半。藥之半。鐸之半。錫之半。

第六部 平聲歌戈麻之半。支之半。上聲哿果馬之半。紙之半。去聲箇過禡之半

寘之半。

第七部 平聲陽唐庚之半。上聲養蕩梗之半。去聲漾宕映之半。

第八部 平聲庚之半耕清青。上聲梗之半耿靜迥。去聲映之半諍勁徑。

第九部 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證證。

第十部 平聲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上聲寢感敢琰忝儼殫檻范。去聲沁勘闕

豔榛醜陷鑑梵。入聲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乏。

江永古韻標準平上去十三部入聲八部

第一部 平聲東冬鍾江。上聲董腫講。去聲送宋用絳。

第二部 平聲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分尤韻字屬焉。別收魂戈及去聲未怪諸

韻字。上聲紙旨止尾薺蟹駭賄海。分有厚二韻字屬焉。別收軫準隱獮果及平

聲皆去聲志隊宥諸韻字。去聲寘至志未霽祭泰卦怪夫隊代廢。分宥韻字屬

焉。

第三部 平聲魚虞模。分麻韻字屬焉。上聲語麩姥。分馬韻字屬焉。別收厚及平

聲東諸韻字。去聲御遇暮。分禡韻字屬焉。別收候及入聲鐸諸韻字。

第四部 平聲真諄臻文殷魂痕。分先韻字屬焉。別收仙山微齊青蒸及上聲軫去聲霰諸韻字。上聲軫準吻隱混狠。分銑韻字屬焉。別收阮韻字。去聲震稕問焮恩恨。分霰線二韻字屬焉。別收禡映勁諸韻字。

第五部 平聲元寒桓刪山先仙。別收去聲願韻字。上聲阮旱緩濟產銑獮。別收賄韻字。去聲願翰換諫禡霰線。

第六部 平聲蕭宵肴豪。上聲篠小巧皓。去聲笑嘯效號。

第七部 平聲歌戈麻。分支韻字屬焉。別收上聲紙去聲寘諸韻字。上聲哿果馬。分紙韻字屬焉。去聲箇過禡。

第八部 平聲陽唐。分庚韻字屬焉。別收上聲養去聲漾宕映諸韻字。上聲養蕩。分梗韻字屬焉。去聲漾宕。分敬韻字屬焉。

第九部 平聲庚耕清青。上聲梗耿靜迥。去聲敬諍勁徑。

第十部 平聲蒸登。別收東韻字。上聲拯等。去聲證證。

第十一部 平聲尤侯幽。分虞蕭宵肴豪五韻字屬焉。別收上聲厚韻字。上聲有厚黝。分夔篠巧皓四韻字屬焉。別收旨及去聲候二韻字。去聲宥候幼。分遇嘯號三韻字屬焉。別收效及入聲沃二韻字。

第十二部 平聲侵。分覃談鹽三韻字屬焉。別收東及去聲榛二韻字。上聲寢。分感忝二韻字屬焉。去聲沁。分榛韻字屬焉。

第十三部 平聲覃談鹽添嚴咸銜凡。上聲感敢琰忝广賺檻范。去聲勸闕豔榛。入聲陷鑿梵。

入聲第一部 屋沃燭覺。別收錫及去聲候二韻字。

入聲第二部 質術櫛物迄沒。分屑薛二韻字屬焉。別收職韻字。

入聲第三部 月曷末黠轄屑薛。

入聲第四部 藥鐸。分沃覺陌麥昔錫六韻字屬焉。別收去聲御禡二韻字。

入聲第五部 麥昔錫。別收燭韻字。

入聲第六部 職德。分麥韻字屬焉。別收屋沃及去聲志怪隊代平聲哈諸韻字。

入聲第七部 緝。分合葉洽三韻字屬焉。

入聲第八部 合盍葉帖業洽狎乏。

戴震聲類表九類十六部 舉平以
駭上去

第一類 平聲歌戈麻魚虞模。入聲鐸。

第二類 平聲蒸登之哈。入聲職德。

第三類 平聲東冬鍾江尤侯幽。入聲屋沃燭覺。

第四類 平聲陽唐蕭宵肴豪。入聲藥。

第五類 平聲庚耕清青支佳。入聲陌麥昔錫。

第六類 平聲真臻諄殷文痕魂先脂微齊皆灰。入聲質術櫛物迄沒屑。

第七類 平聲元寒桓刪山仙。去聲祭泰夬廢。入聲月曷末黠鎋辭。

第八類 平聲侵鹽添。入聲緣。

第九類 平聲覃談咸銜嚴凡。入聲合盍葉帖業洽狎乏。

段玉裁六書音韻表十七部

第一部 平聲之哈。上聲止海。去聲志代。入聲職德。

第二部 平聲蕭宵肴豪。上聲篠小巧皓。去聲嘯笑效号。

第三部 平聲尤幽。上聲有黝。去聲宥幼。入聲屋沃燭覺。

第四部 平聲侯。上聲厚。去聲候。

第五部 平聲魚虞模。上聲語麌姥。去聲御遇暮。入聲藥鐸。

第六部 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證磴。

第七部 平聲侵鹽添。上聲寢琰忝。去聲沁豔榛。入聲緝葉帖。

第八部 平聲覃談咸銜嚴凡。上聲感敢。臻檻儼范。去聲勘闕陷鑑醜梵。入聲合

盍洽狎業乏。

第九部 平聲東冬鍾江。上聲董腫講。去聲送宋用絳。

第十部 平聲陽唐。上聲養蕩。去聲漾宕。

第十一部 平聲庚耕清青。上聲梗耿靜迥。去聲映諍勁徑。

第十二部 平聲真臻先。上聲軫銑。去聲震霰。入聲質櫛屑。

第十三部 平聲諄文欣魂痕。上聲準吻隱混很。去聲稕問焮慁恨。

第十四部 平聲元寒桓刪山仙。上聲阮旱緩濟產獮。去聲願翰換諫澗線。

第十五部 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薺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怪夬隊廢。入

聲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辭。

第十六部 平聲支佳。上聲紙蟹。去聲寘卦。入聲陌麥昔錫。

第十七部 平聲歌戈麻。上聲哿果馬。去聲箇過禡。

孔廣森詩聲類十八類。自第十一至第十九為陽聲 自第十至第十八為陰聲

第一原類 平聲元寒桓刪山仙。上聲阮旱緩濟產獮。去聲願翰換諫澗線。

第二丁類 平聲耕清青。上聲耿靜迥。去聲諍勁徑。

第三辰類 平聲真諄臻先文殷魂痕。上聲軫準銑吻隱混很。去聲震稔霰問焮

恩恨。

第四陽類 平聲陽唐庚。上聲養蕩梗。去聲漾宕映。

第五東類 平聲東鍾江。上聲董腫講。去聲送用絳。

第六冬類 平聲冬。上聲腫之牛。類韻牾內稱說去聲宋。

第七侵類 平聲侵覃凡。上聲寢感范。去聲沁勘梵。

第八蒸類 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證澄。

第九談類 平聲談鹽添咸銜嚴。上聲敢琰忝儼檻儼。去聲闕豔榛陷鑑讎。

第十歌類 平聲歌戈麻。上聲哿果馬。去聲箇過禡。

第十一支類 平聲支佳。上聲紙蟹。去聲寘卦。入聲麥錫。

第十二脂類 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薺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怪夬隊廢。

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轄屑薛。

第十三魚類 平聲魚模。上聲語姥。去聲御暮。入聲鐸陌昔。

第十四侯類 平聲侯虞。上聲厚麩。去聲候遇。入聲屋燭。

第十五幽類 平聲幽尤蕭。上聲黝有篠。去聲幼宥嘯。入聲沃。

第十六宵類 平聲宵肴豪。上聲小巧皓。去聲笑效號。入聲覺藥。

第十七之類 平聲之哈。上聲止海。去聲志代。入聲職德。

第十八合類 入聲合盍緝葉帖洽狎業乏。

王念孫古韻二十一部但有部目韻不分屬以已
有願江段諸家書在前也

一類皆有平上去而無入

東第一 平上去 蒸第二 平上去

侵第三 平上去 談第四 平上去

陽第五 平上去 耕第六 平上去

真第七 平上去

諄第八 平上去

元第九 平上去

歌第十 平上去

一類 或四聲皆備或有去入而無平上或
有入而無平上去而入聲則皆有之

支第十一 平上去入

至第十二 去入

脂第十三 平上去入

祭第十四 去入

盜第十五 入

緝第十六 入

之第十七 平上去入

魚第十八 平上去入

侯第十九 平上去入

幽第二十 平上去入

宵第廿一 平上去入

江有誥古韻二十一部

第一之部 平聲之哈。上聲止海。去聲志代。入聲職德。灰賄隊尤有宥屋三分之

一。

第二幽部 平聲尤幽。上聲有黝。去聲宥幼。蕭肴豪篠巧皓嘯效號之半。入聲沃之半。屋覺錫三分之一。

第三宵部 平聲宵。上聲小。去聲笑。蕭肴豪篠巧皓嘯效號之半。入聲沃藥鐸之半。覺錫三分之一。

第四侯部 平聲侯。上聲厚。去聲候。入聲燭。虞寔遇之半。屋覺三分之一。

第五魚部 平聲魚模。上聲語姥。去聲御暮。入聲陌。虞寔遇麻馬禡之半。入聲藥鐸麥昔之半。

第六歌部 平聲歌戈。上聲哿果。去聲箇過。麻馬禡之半。支紙寘三分之一。無入聲。

第七支部 平聲佳。上聲蟹。去聲卦。齊霽霽之半。支紙寘三分之一。入聲麥昔之半。錫三分之一。

第八脂部 平聲脂微皆灰。上聲紙尾駭賄。去聲至未怪隊。入聲質術櫛物迄沒

屑。齊薺霽暨黠之半。支紙寘三分之一。

第九祭部 去聲祭泰夬廢。入聲月曷末鎋薛。黠之半。無平上聲。

第十元部 平聲元寒桓山刪仙。上聲阮旱緩濟產獮。去聲願翰換諫澗線。先銑

霰三分之一。無入聲。

第十一文部 平聲文欣魂痕。上聲吻隱混很。去聲問焮慁恨。真軫震三分之一。

諄準稕之半。無入聲。

第十二真部 平聲真臻先。上聲軫銑。去聲震霰。諄準稕之半。無入聲。

第十三耕部 平聲耕清青。上聲耿靜迥。去聲諍勁徑。庚梗映之半。無入聲。

第十四陽部 平聲陽唐。上聲養蕩。去聲漾宕。庚梗映之半。無入聲。

第十五東部 平聲鍾江。上聲董腫講。去聲用絳。東送之半。無入聲。

第十六中部 平聲冬。去聲宋。東送之半。無上入聲。

第十七蒸部 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證瞪。無入聲。

第十八侵部 平聲侵覃。上聲寢感。去聲沁勘。咸隳陷凡。范梵之半。無入聲。

第十九談部 平聲談鹽添嚴銜。上聲敢琰忝儼檻。去聲闕豔椽醜鑑。咸隳陷凡。范梵之半。無入聲。

范梵之半。無入聲。

第二十葉部 入聲葉帖業狎乏。盜洽之半。無平上去聲。

第二十一緝部 入聲緝合。盜洽之半。無平上去聲。

章先生音準二十三部 略與諸家相同故但

陽聲

陰聲

寒部

歌部

泰部

諄部

隊部

脂部

真部

至部

青部.....支部

陽部.....魚部

東部.....侯部

侵部.....
緝部.....幽部

冬部.....

蒸部.....之部

談部.....

盍部.....
宵部

綜是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吳氏但有通轉之例。不得謂之分部也。明分部類。起於鄭氏。顧氏古音表。則於鄭之六部。更析東陽耕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列十部。江氏古韻標準。於真已下十四韻。侵以下九韻。各析而二。蕭宵肴豪及尤侯幽亦為二。故列十有三部。而入聲分八部。每韻歧分兩部者。曰分某韻。韻本不通而有字當入此部者。曰

別收某韻。四聲異者。曰別收某聲某韻。戴氏初作聲韻攷。據廣韻分爲七類。以七類之平上去分十三部。及入聲七部。得二十部。蓋真以下十四韻。侵以下九韻。不分也。晚年作聲類表。以呼等攷之。真至仙。侵至凡。同呼而具四等者二。故仍分爲二。改七類爲九類。以九類分二十五部。若入聲附而不列。則爲十六部。自謂江氏多於顧氏三部。今析支脂之祭而四。故又多三部。惟聲類表之成。距易簣僅二十餘日。未審是否爲戴氏定論。而所標部目。亦僅見於與段氏論韻書中。表中未之列也。段氏請業於戴。其音韻表則成於戴氏聲類表之前。故所依據。仍爲江氏。江之第二部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爲一段。則析支佳爲一部。脂微齊皆灰爲一部。之哈爲一部。江之第四部真諄臻文殷魂痕爲一段。則析真臻先爲一部。諄文殷魂痕爲一部。江之第十一部尤侯幽爲一段。則析尤幽爲一部。侯爲一部。凡多於江氏四部。故爲十七部也。孔氏詩聲類。與段氏多同。惟析東冬爲二類。析虞與侯合。析蕭與尤幽合。析庚與陽唐合。析侵與覃凡合。析鹽添與談咸銜嚴合。別出入聲合盍緝葉帖洽狎業乏爲一類。併真諄臻先文殷魂痕爲一

類。與段氏異。其自序曰。知蕭宵之不可併。而後知古音蕭本幽之類也。宵則肴豪之類也。知先仙之不可併。而後知古音先與真諄臻文殷魂痕爲一類。仙與元寒桓刪山爲一類。知覃談之不可併。而後知侵覃凡爲一類。談鹽添咸銜嚴自爲一類。知冬鍾之不可併。而後知東鍾江爲一類。冬自爲一類。知侯虞之不可分。而後知虞與魚模兩類之辨。知唐庚之不可分。而後知庚與耕清青兩類之辨。知灰不可離皆合哈。而後知哈類于之也。皆灰類于脂微齊也。又知其各與支佳不相類也。此則異同之故皆言之矣。王氏於古韻未有專書。僅見於其子引之經義述聞中。嘗謂顧氏書已得其十之六七。所未備者。江氏段氏皆已補正之。故不復更有撰述。觀其韻表所分。亦略同於段氏。惟入聲相配小異。又別立去聲至祭二部。入聲益緝二部。故爲二十一部。江有誥書。自稱悉本顧亭林江春齋段茂堂之說。而推闡之。然述段說爲多。惟段以去聲之祭泰夬廢入聲之月曷末鐸薛附於脂部。江別出此九韻爲一部。段以緝合九韻分配侵覃。江則別分緝合及洽之半爲一部。益葉帖狎業乏及洽之半爲一部。此三部之分。與王氏不謀

而合。故江書初分爲二十部。後見孔氏詩聲類。又依孔氏畫分東冬爲二。別立中部。乃亦定爲二十一部。章先生音準。蓋集諸家之長。真諄之分。侯幽之分。支脂之之分。遵段氏也。東冬之分。遵孔氏也。至泰之分。緝盍之分。遵王氏也。隊部則自來皆與至部合。先生所別出也。

一古韻分部之次第

諸家立部之次第。孰先孰後。當其定韻時。必自有意。而其說少有聞者。惟段玉裁曰。十七部次第始于之。大意以爲之尤相近。故之之字多入于尤。而蕭者尤之類。蕭之入當同之。故次第二。尤次之。故次第三。侯者尤之鄰也。故次第四。魚次侯。故次第五。蒸與之最近。亦以之入爲入者也。故次第六。侵最近蒸。故次第七。談與侵皆閉口收唇者。故次第八。凡尤侯蒸侵皆通於東冬。故東冬次第九。以尤侯之入爲入者也。東冬之斂爲陽。陽者以魚之入爲入者也。故次第十。庚近於陽。陽之字多入於庚。故次第十一。庚蓋以真之入爲入。真與庚古通用。故次十二。文者真之鄰也。故次十三。元者又文之鄰也。故

次十四。文元者皆以脂部之入爲入者也。故脂次十五。支者似脂而不同。與歌最近。故歌之字多入於支。蓋以支之入爲入者。故次十七。是知段氏次第。皆以入聲爲樞紐。而戴氏所定者。段則不以爲然。江有誥曰。戴氏十六部次第。以歌爲首。談爲終。段氏十七部次第。以之爲首。歌爲終。孔氏十八部次第。以元爲首。緝爲終。以鄙見論之。當以之第一。幽第二。宵第三。蓋之部間通幽。幽部或通宵。而之宵通者少。是幽者之宵之分界也。幽又通侯。則侯當次四。侯近魚。魚之半入於麻。麻之半通於歌。則當以魚次五。歌次六。歌之半入於支。支之一與脂通。則當以支次七。脂次八。脂與祭合。則祭次九。祭音近元。說文諧聲多互借。則元次十。元間與文通。真者文之類。則當以文十一。真十二。真與耕通。則耕次十三。耕或通陽。則陽次十四。晚周秦漢多東陽互用。則當以東十五。中者東之類。次十六。中間與蒸侵通。則當以蒸十七。侵十八。蒸通侵而不通談。談通侵而不通蒸。是侵者蒸談之分界也。則當以談十九。葉者談之類。次二十。緝間與之通。終而復始者也。故以緝爲殿焉。如此專以古音聯絡。而不用後人分配入聲爲紐合。似更有條理。

案江氏此論。固較段爲易知。然而律以陰陽對轉之理。則孔氏之以陰聲陽聲分列者。要亦不可奪也。

一古韻分部之得失

古音之學。以漸加詳。疏密有間。得失遂見。卽上述十家案之。吳氏韻補。泛取旁搜。漫無古今之別。故其韻部所注。頗多顛倒錯亂之處。顧氏謂才老多學而識。未能一以貫之。故一字而數叶者紛紛。因爲韻補正。每韻指出其合者若干字。不合者若干字。疑者若干字。不必注者若干字。韻中元有者若干字。而四庫提要更謂其書龐雜割裂。謬種流傳。古韻乃以益亂。然自宋以來。著一書以明古音者。實自吳始。雖多牴牾。蓋有筭路藍縷之功。故錢大昕曰。才老博攷古音。以補今韻之闕。雖未能盡得六書諧聲之本。而後儒因是知援詩易楚辭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細。古人依聲寓義。唐宋久失其傳。而才老獨知之。可謂好學深思者矣。鄭氏古音辨。分部過寬。而仍有出韻。蓋專就唐韻求其合。不能析唐韻求其分。宜無當也。獨以其開古韻分部之端。故戴氏亦有取焉。顧氏

古音表。爲其音學五書之一。自謂潛心古音。幾三十年。所過山川亭障。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橐。而手書者三。可見用力之專且久。故其分部。考以古法。多相脗合。惟入聲變亂舊部。論者多有異同。江氏謂其離合處。尙有未精。其分配入聲。多未當。此亦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而錢氏則謂古音有正音。有轉音。顧氏於古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中冑綮。後有作者。總莫出其範圍。戴氏曰。顧氏分古音十部。入聲僅分爲四部。侵已下如舊。餘則以配其無入之韻。其第五部。雖誤以尤幽合於蕭宵肴豪。而分一屋之半。二沃之半。四覺之半。十八藥之半。十九鐸之半。二十三錫之半。爲蕭宵肴豪之入者。獨得之。其第三部。雖誤轉侯以合於魚虞模。又誤以一屋之半。二沃之半。三燭。四覺之半。爲魚虞模之入。而不知此乃尤侯幽之入也。其以十八藥之半。十九鐸之半。二十陌。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爲魚虞模之入者。亦得之。其第二部。雖溷淆不分。從而分之。以五質。六術。七櫛。八物。九迄。爲脂微齊灰之入。十月。十一沒。十二曷。十三末。十四黠。十五鎋。十六屑。十七薛。爲皆祭泰夬廢之入。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二

十三錫之半。爲支佳之入。二十四職。二十五德。一屋之半。爲之哈之入。此四者之平上去。昔人溷淆不分。而入聲有分。顧氏因其平上去不分。并入聲亦合之。王氏曰。入聲自一屋至二十五德。其分配平上去之某部某部。顧氏一以九經楚辭所用之韻爲韻。而不用切韻以屋承東以德承登之例。可稱卓識。獨於二十六緝至三十四乏。仍從切韻以緝承侵。以乏承凡。此兩歧之見也。蓋顧氏於九經楚辭中求其與去聲同用之迹而不可得。故不得已而仍用舊說。案戴王此說。論顧氏入聲之得失。尤爲詳盡矣。江氏古韻標準。大旨取於顧氏。而欲彌縫其闕。嘗謂真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真諄。半屬元寒。攷之三百篇用韻。畫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之隅渝。驅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魚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斂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不紊也。故戴氏曰。顧於古音有草創之功。江君因而加密。顧改侯從虞。江改虞從侯。此江優於顧處。顧藥鐸有別。而江不分。

此顧優於江處。其鄭爲六。顧爲十。江爲十三。江補顧之不逮。用心亦勤矣。四庫提要亦謂古韻之有條理者。當以江書爲最。未可以其晚出而輕之也。戴氏本問學於江。嘗共相辨論。其聲類表有采江氏者。亦有用段說者。獨其入聲藥鐸之分。則取於顧。脂微去入之分配。真文元寒爲二。則爲獨得。又分覺藥陌麥昔錫之通鐸者。爲歌戈之入。嘗曰。顧氏鐸并屋後。而藥鐸有分。江君適未省照也。顧以屋質藥緝隸魚支宵侵。江以屋質月藥錫職緝盍隸東真元陽耕蒸侵談。又以屋隸侯。質月錫職隸支。藥隸魚。緝盍隸侵談。而廣韻歌戈麻。取其所分月之屬曷末及藥之屬陌昔隸之。蓋江君未知音聲相配。故分合猶未當。知皆有入聲。而未知歌戈本與舊有入之韻近。因引喉而不激揚。昔人遂以其所定無入之韻例之。凡音聲皆起於喉。故有以歌韻爲聲音之元者。其同於舊有入之韻。不同於舊無入之韻明矣。江君亦未明於音聲相配。此雖僕所獨得。而非敢穿鑿也。故段氏謂戴考古審音。均詣其極。每類中各詳其開口合口內轉外轉重聲輕聲呼等之繁瑣。今音古音之轉移。綱領旣張。纖悉畢舉。又曰。顧江及余所未憶者。皆補

其缺詣其微。庶此事考覈稱無恨。然竊以爲內外輕重。皆等韻家說。戴氏治古音而猶取此。斯亦大醇中之小疵耳。段氏音韻表。其自序稱鄭氏說合於漢魏及唐之杜甫韓愈所用。而於周秦未能合也。顧氏考三百篇。較鄭氏爲密矣。江氏訂其於三百篇所用有未合者。較諸顧氏益密。而仍於三百篇有未合者。今旣泛濫毛詩。理順節解。因其自然。補三家部分之未備。釐平入相配之未確。觀此其精密可想。故錢氏謂段君因顧江兩家之說。證其違而補其未逮。定古音爲十七部。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窮文字之源流。辨聲音之正變。洵有功於古學者已。江有誥亦曰。顧氏能離析唐韻以求古韻。然猶牽於漢以後音也。江氏專就三百篇以求古韻。然猶惑於今人近似之音也。段氏始知古音之絕不同今音。取而譬之。吳才老古音之先導也。陳季立得其門而入也。顧氏江氏則升堂矣。段氏則入室矣。然其師戴氏則惟稱其辨別支脂之三部。如清真蒸之不相通。有灼見卓識。能發自唐以來講韻學者所未發。可以千古。他如尤幽與侯之分。真臻先與諄文殷魂痕之分。則謂皆當合并。而段氏未之從也。段氏又刱合韻之說。并十七

部爲六類。以第一部爲一類。二三四五部合爲一類。六七八部合爲一類。九十十一部合爲一類。十二三十四部合爲一類。十五十六十七部合爲一類。六類之中。同類爲近。異類爲遠。非同類而次第相附爲近。次第相隔爲遠。其言曰。聲音之道。同源異派。彛侈互輪。協靈通氣。移轉便捷。分爲十七而無不合。學者誠以是求之。可以觀古音分合之理。可以求今韻轉移不同之故。可以綜古經傳段借轉注之用。可以通五方言語清濁輕重之不齊。此蓋欲濟其分部之窮也。而錢氏頗不以爲然。謂古有雙聲。有疊韻。喉腭舌齒唇之聲。同位者皆可相轉。聲轉而韻不與之俱轉。一縱一橫。各指所之。故無不可轉之聲。而有必不可通之韻。古人之音。固有若相通者。間有數字相出入。或出於方言。或由於聲轉。要皆有脉絡可尋。非全部任意可通。戴氏亦論之曰。援古以證其合易明也。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古人用韻之文。傳者希矣。或偶用此數字。或偶用彼數字。似彼此不相涉。未足斷其截然爲二爲三也。況據其不相涉者分之。其又有相涉者。則不得不歸之合韻。是合韻適以通吾說之窮。又曰。審音本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

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爲斷。審音非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斷爲合韻。大抵戴主於合。錢主於分。惟主合。故欲并其第三第四兩部與第十二第十三兩部。惟主分。故謂通轉之例。大道之多歧。必自此始矣。孔王二氏。亦出戴門。孔之詩聲類自序曰。廣森學古音。幸生於陳季立顧寧人二君子之後。旣已辨去叶音之惑。而識所指歸。近世又有段氏六書音韻表出。藉得折衷諸家。從其美善。若之止志收尤有宥之半。模姥暮收麻馬禡之半。歌哿箇收支紙寘之半。耕耿諍收庚梗映之半。昔入於陌。錫入於麥。而別以其半歸於沃藥。皆顧氏得之矣。真元之列爲二。支脂之之列爲三。幽別於宵。侯別於幽。而復別於魚。皆段氏得之矣。至乃通校東韻之偏傍。使冬割其半。鍾江通其半。分陰分陽。九部之大綱。轉陽轉陰。五方之殊音。則獨抱遺經。研求豁悟。蓋孔氏之所自得者在此。惜戴氏不及見其書也。段與孔雖同時。而未相晤。及見其書。謂其舉東聲同聲丰聲充聲公聲工聲冢聲恩聲从聲龍聲容聲用聲封聲凶聲邕聲共聲送聲雙聲彤聲爲一類。今一東三鍾四江是也。冬聲衆聲宗

聲中聲蟲聲戎聲宮聲農聲夬聲宋聲爲一類。今之二冬是也。核之三百篇羣經楚辭太玄無不合。以東類配侯類。以冬類配尤類。如此而後侯尤平入各分二部者。合此而完密無間。此孔氏卓識勝於前人處。段固亦甚韙於孔氏矣。惟孔全書之例。元歌同入。耕支同入。真脂同入。陽魚同入。東侯同入。冬幽同入。侵宵同入。蒸之同入。皆陰陽各有平入。獨談無同入。談爲陽類。配緝合以下九韻爲陰類。故段氏於此頗有疑焉。王氏分部。不同於諸家者凡四處。一謂緝合以下九部。當分爲二部。徧考三百篇及羣經楚辭所用之韻。皆在入聲中。而無與去聲同用者。而平聲侵覃以下九部。亦但與上去同用。而入不與焉。然則緝合以下九部。本無平上去明矣。一謂去聲之至霽二部。及入聲之質櫛黠屑辭五部中。凡从至从寔从吉从七从日从疾从悉从栗从黍从畢从乙从失从八从必从冎从節从血从徹从設之字。及閉實逸一抑別等字。皆以去入同用。而不與平上同用。固非脂部之入聲。亦非真部之入聲。一謂切韻平聲自十二齊至十六哈凡五部。上聲亦然。若去聲則自十二霽至二十廢。共有九部。較平上多祭泰夬廢

四部。此非無所據而爲之也。攷三百篇及羣經楚辭。此四部之字。皆與入聲之月曷末黠鎋薛同用。而不與至未霽怪隊及入聲之術物迄沒同用。且此四部有去入而無平上。一謂屋沃燭覺四部中。凡從屋从谷从木从卜从族从鹿从賣从𦵏从衆从束从獄从辱从豕从曲从玉从蜀从足从局从角从岳从肯之字。及禿哭粟珎等字。皆侯部之入聲。而非幽部之入聲。此皆王氏之創獲也。江氏有誥稍晚出。然猶及與段王相質論。段氏稱其於前人之說。皆擇善而從。無所偏徇。又精於呼等字母之學。不惟古音大明。亦且使今韻分爲二百六部者。得其剖析之故。前人論入聲。說最多歧。未有能折衷至當者。晉三則專據說文之偏旁諧聲。及周秦人平入同用之章爲據。作入聲表一卷。尤爲精密。不惟陸氏分配之誤辨明。卽江戴異平同入之說。亦可不必。其真知確見有如此者。段於江可謂獎許之極。亦緣其書於前此諸家。實有匡補之功也。章先生音準。自謂略依先儒所定部目。無所改作。然又曰。古音流傳於晚世者。自二十三支分爲二百六。則有正韻支韻之異。以今觀古。侯當從正韻。不從支韻之虞。支當從正韻。不從支韻

之音學通論卷二
三二八

之佳。歌當從正韻。不從支韻之麻。幽當從正韻。不從支韻之蕭。此爲以正韻定音。脂當從支韻之微。之當從支韻之哈。青當從支韻之先。侵當從支韻之咸。東當從支韻之江。此爲以支韻定音。魚模主模。祭泰夫廢曷末鐸月薛主曷末鐸。此爲以正韻諸部建其冢適之音。非審音端諦者。莫能明也。段氏言古音斂今音侈。悉以支韻還就正韻。則支脂之何以分。東冬何以辨焉。故先生韻表。雖從正韻標目。而仍言校其名實。魚當稱模。脂當稱微。之當稱哈。東當稱江。侵當稱咸。蓋雖不改作。而其審別音之正變。自先儒所未及。要而論之。諸家分部。後出愈精。顧氏之功。在藥鐸爲二。江氏之功。在真文元寒爲二。戴氏之功。在脂微去入之分配。真文元寒爲二。段氏之功。在支脂之爲三。尤侯爲二。真文爲二。孔氏之功。在屋沃爲二。東冬爲二。王氏之功。在至祭爲二。盍緝爲二。古韻至是爲綦備矣。顧氏以前。才有萌芽。其遜後人未足譏。王氏以後。我落其實。其勝前人亦未足多也。

一古韻分部之音讀

考古審音。本爲兩事。然能審音而不能考古。則無以定古韻之部居。能考古而不能審音。則雖知部居之有別。而其所別如何。無以言也。昔江氏謂顧氏考古功多。審音功淺。戴氏於段氏亦云。蓋江戴皆兼能審音者也。惟江氏知之而未嘗言。戴氏言之而未諦。觀戴之二十五部。阿第一。烏第二。聖第三。此三部皆收喉音。膺第四。噫第五。億第六。翁第七。謳第八。屋第九。央第十。天第十一。約第十二。嬰第十三。娃第十四。扈第十五。此十二部皆收鼻音。殷第十六。衣第十七。乙第十八。安第十九。靄第二十。遏第二十一。此六部皆收舌齒音。音第二十二。邑第二十三。醜第二十四。蹠第二十五。此四部皆收唇音。若以九類之韻校之。則阿烏聖相當於歌魚鐸。膺噫億相當於蒸之職。翁謳屋相當於東侯屋。央天約相當於陽宵藥。嬰娃扈相當於青支錫。殷衣乙相當於諄脂質。安靄遏相當於寒泰曷。音邑相當於侵緝。蹠蹠相當於談盍。其言曰。收喉音者。其音引喉。收鼻音者。其音引喉穿鼻。收舌齒音者。其音舒舌而衝齒。收唇音者。其音斂唇。以此爲次。似幾於自然。斯卽戴氏欲以此二十五字表各韻部之音讀。而又括之以四種收音也。

以影母之字表韻。其法良佳。四收之說。則頗難曉。故段氏嘗習聞其說。而仍以書問江晉三曰。戴師言古音分爲四類。但支與之同收鼻。蒸與庚亦同收鼻。蕭與尤侯亦同收鼻。同一收鼻。其音讀何以區別也。又曰。能確知所以支脂之分爲三之本源乎。何以陳隋以前。支韻必獨用。千萬中不一誤乎。足下沈潛好學。當必能窺其機倪。僕老耄。倘得聞而死。豈非大幸也。然晉三之書。亦語焉不詳。侯尤幽之分。第以開合爲別。支脂之分。第以斂侈爲異。莫能定於一劑也。至章先生作音理論。乃依戴氏之例。以表二十三部。魚陽曰烏缺。廣韻烏耶切支青曰蛙。廣韻烏摑切賁。青部今韻無可表音之字。賁今音嬰。依古當作一拜切。至真曰乙因。脂隊諄曰焯。廣韻於非切馭。廣韻胃於切。又紆物切。晷。歌秦寒曰阿遏安。侯東曰謳翁。幽冬侵緝曰幽離。邕聲字近人皆說在東部。詩以穠離爲韻。乙邑之蒸曰埃膺。宵談盍曰天菴盍。廣韻烏合切自謂可以準音。而視戴氏聲氣精微冥合矣。其音準篇論各部聲執。證以古今之音。尤爲賅悉。解是而後古韻之音讀。可得調達也。

七古聲之分類

一古音之轉多由於聲

古人有韻之文。有正音。有轉音。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它字。蓋正音者韻也。轉音者聲也。其以義轉者。亦必其聲之可轉者也。顧段諸家之講古音。皆詳於韻而略於聲。故遇正音則阡陌可以理。遇轉音則齟齬而不達。此事惟錢大昕氏最明。嘗謂正音一而已。轉音則字或數音。正音如宗族。昭穆雖遠。而實出一本。則引而同之。故喉舌唇齒音不同而合爲一部。轉音如婚姻。夫之與婦至親也。而婦之族不可以混夫之族。故音之轉。必清濁舒斂。同位同等。乃可段借。其它同部之字。仍風馬牛不相及也。又謂三百篇中。轉音之字甚多。七月之陰。雲漢之臨。蕩之謔。小戎之駮。車攻之調。同。桑柔之瞻。文王之躬。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之頻。正月之屆。皆轉音也。毛公詁訓傳。每寓聲於義。雖不破字。而未嘗不轉音。小旻之是用不集。訓集爲就。卽轉从就音。鴛鴦之秣之摧之。訓摧爲莖。卽轉从莖音。瞻卬之無不克鞏。訓鞏爲固。卽

轉从固音。載芟之匪且有且。訓且爲此。卽轉从此音。明乎聲隨義轉。而無不可讀之詩矣。𦉰从袁聲。故字之从𦉰者。皆在山仙韻。而獨行𦉰。乃與善韻。讀環者𦉰之正音。讀熒者𦉰之轉音也。黍稷字本在職德韻。而生民首章。稷與夙育韻。讀如謾者。稷之轉音也。簡兮以翟與籥爵韻。君子偕老則與髡掃韻。考榆翟闕翟字或作狄。狄有別音。正與髡協。是翟有兩音也。舊與舅皆从臼聲。伐木舅與咎韻。頰弁亦與首阜韻。蕩以舊與時韻。召旻亦與里哉韻。舅从正音。舊从轉音也。又謂易未濟象以極與正韻。朱文公疑極當作敬。予謂極从亟。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說非無稽。但不必破字耳。革象以炳蔚君爲韻。按說文蔚从艸君聲。讀若威。君威同音。則蔚與君本相諧。而炳彪聲亦相近。蓋讀炳如彪也。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正本雙聲字。艮象以中正也。亦與躬終爲韻。則正與凶亦可韻也。象傳無不韻之句。獨此三卦。顧氏所不能通。而并刪其文。殊失闕疑求是之旨。今以雙聲通之。則渙然釋矣。知一字不妨數音。而辯其孰爲正孰爲轉。然後能知古音。知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疑於易。

之音。古人之立言也。聲成文而爲音。有正音以定形聲之準。有轉音以通文字之窮。轉音之例。以少從多。不以多從少。顧氏知正音而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則諉之於方音。甚不然也。案自錢氏此論出。而後言古音者。始知不獨正音在所宜攷。并宜兼攷轉音。易言之。卽不獨宜攷韻。并宜兼攷聲也。張行孚曰。講古音者。以諧聲之字分部。自謂精密。然亦不甚確。蓋字有以雙聲爲諧者。諧以雙聲。卽不同韻。如灘與難皆從難聲。皆以難之本音爲聲。可以同部。儼與灘皆從難聲。而儼以難之雙聲爲聲。則不可以同部。是則據說文諧聲之字以分部。當有本音雙聲之別。由是推之。古人用韻。亦有本音雙聲之別。顧氏雖知古音兼用方音。而不知方音由雙聲而轉。故以古人本音方音合用者。皆并爲同部。江慎修踵顧氏而起。考古之詳。審音之密。洵駕顧氏而過之。然仍於音理不合。至於段氏。雖自謂精密過於江氏。而於音韻雙聲相轉之理。似更疏略。此卽衍錢氏之說者也。而周春之十三經音略。遂專以聲母爲羣經音韻之考證。阮元謂讀其書者。能由經音以考字母。由字母以審音譜。則聲音之道。自此而通。然周氏過信

字。母。欲以今之聲而繩古聲。殊非知類。故錢氏不爲之序。且古人雖正音轉音并用。究以正音多而轉音少。舍聲而不攷。固失之偏。專以聲爲主。又爲昧其本矣。

一古聲分類借字母以定之

表聲之譜。始於唐季之字母。段玉裁曰。古法祇有雙聲疊韻。古之雙聲。非今三十六字母之聲。古之疊韻。非今二百有六之韻。是以言今音當致力於字母。治古音則非所詳。斯言似矣。然分古韻之部者。旣皆借今韻離合以定之。則欲分古聲之類者。自亦可借字母以定之也。江有誥曰。字母之學。雖出於後世。然實天地自然之理。今音雖與古異。而母則不異。索中庸作素。而索素同心母。曷孟子作害。而曷害同匣母。州穀梁作祝。而州祝同照母。毫公羊作蒲。而毫蒲同滂母。姬魯人作居。而姬居同見母。登齊人作得。而登得同端母。昧左傳作沒。而昧沒同明母。戲大學音呼。而戲呼同曉母。故注古音者。必從字母轉紐。乃確不可易。江氏喜述段氏。獨此則殊。良以古音不廢聲。正亦不能廢字母耳。惟古聲不若今聲之繁。故錢大昕嘗證明古有重脣無輕脣。謂廣韻平聲五十七

部有輕唇者僅九部。去其無字者。僅二十餘紐。證以經典。皆可讀重唇。如伏羲卽庖羲。伯服卽伯棼。士魴卽士彭。扶服卽匍匐。密勿卽蠹沒。附婁卽部婁。汝山卽岷山。望諸卽孟諸。負尾卽陪尾。苾芬卽馥芬。有匪卽有邲。鱗纓卽鞶纓。方羊卽旁羊。封域卽邦域。𩇛𩇛卽勉勉。臙臙卽膜膜。蕪菁卽蔓菁。封讀如窆。佛讀如弼。紛讀如幽。繁讀如婆。𩇛𩇛讀如門。妃讀如配。負讀如背。第讀如字。絕讀如勃。鳳讀如鵬。凡今人所謂輕唇者。漢魏以前。皆讀重唇。知輕唇之非古矣。神珙五音九弄反紐圖。有重唇無輕唇。卽涅槃經所列唇吻聲。亦無輕唇。輕唇之名。大約出於齊梁以後。而陸法言切韻因之。相承至今。据此則知非敷奉微四母。當併入幫滂並明也。又證明古有舌頭無舌上。謂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別。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沖讀若動。中陟音皆如得。趙音如摑。直音如特。竹音如篤。禍音如禱。豬音如都。追音如堆。卓音如的。倬音如荊。根音如棠。池音如沱。禱音如挖。沈音如潭。麀音如壇。秩音如豔。又如戴越。抽音如搯。陳音如田。乘音如甸。味音如鬪。涿音如獨。皆舌頭舌上不分之例。

詳見十齋養新錄

章先生則更證明舌上

娘母。半舌半齒之日母。古音皆歸入舌頭泥母。如涅从日聲。涅而不緇。亦爲泥而不滓。是日泥音同也。𪛗从日聲。不義不𪛗。亦爲不義不昵。是日昵音同也。入之聲今在日紐。古文以入爲內。任之聲今在日紐。古音與男南同。羊之聲今在日紐。古音讀若飪能。然而如若爾耳。此六名者。今皆在日紐。然古音如難。而古音同耐能。如从女聲。古音與奴拏同。音轉如柰。又轉如能。若之聲類有諾。稱若稱乃。亦雙聲相轉。爾古聲字皆如泥。耳古以爲仍。仍从乃聲。則皆在泥紐也。今音泥覬爲泥紐。尼昵在娘紐。古尼聲之字皆如覩泥。有泥紐無娘紐也。今音男女之女在娘紐。古音女本如帑。妻帑烏帑。其字則一。帑訓爲雌。是帑卽女矣。有泥紐無娘紐也。狃之聲今在娘紐。狃亦爲攪。又作徕。攪徕今在日紐。古無日紐。則狃亦在泥紐也。舉此數事。其他以條列比況可也。詳見國故論衡上 据此則知舌聲九母。可併爲四也。至於正齒之音。則錢氏以爲多由舌音變轉。章氏亦謂正齒舌頭。慮有鴻細。古音不若是繁碎。大較不別。是照穿牀審禪五母。亦可省併也。錢氏又謂喉音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卽爲喻母。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卽爲匣母。匣母三四等

字。輕讀亦有似喻母者。故古人於此四母。不甚區別。如榮懷與杌隉。均爲雙聲。今人則有匣喻之別矣。噫嘻於戲於乎嗚呼。皆疊韻兼雙聲。今則以噫於嗚屬影母。嘻戲呼屬曉母。乎屬匣母矣。于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於屬影母矣。此等分別。大約始於東晉。考顏之推家訓云。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自葛洪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江南至今。行此分別。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據顏氏說。知古無影喻之分。是則錢氏於曉匣雖未明言可併。於影喻已證其不分矣。故喉音四母。於古三母也。匯而觀之。今聲三十六母。古音省併其十有五母。僅二十有一類耳。章先生因卽依是定爲古音紐目表。喉音見谿羣疑。牙音曉匣影。附喻於影之下。舌音端透定泥來。附知徹澄於端透定之下。附娘日於泥之下。齒音照穿牀審禪。附精清從心邪於其下。唇音幫滂並明。附非敷奉微於其下。此惟齒音與其所持之論不同。旣云正齒不別於舌頭。則似應移照穿牀審禪於端透定泥來之下。而精清從心邪當獨列矣。

八古音之陰陽通轉

一陰陽之分

音之分陰陽。其說發自戴震。見其答段玉裁論韻書中但為比喻之詞。未嘗明分韻部也。孔廣森詩

聲類。始分為陽聲九類。陰聲九類。各以韻部屬之。然亦未定陰陽之義也。章先生乃為

定其義曰。陽聲即收鼻音。陰聲非收鼻音也。鼻音有三孔道。其一侈音。印度以西。皆以

半摩字收之。今為談蒸浸冬東諸部。名曰撮唇鼻音。古音蒸侵常相合互用。東談亦常相合互用以侵談撮唇知蒸東亦

撮唇今音則侵談撮唇而蒸東與陽同收此古今之異其一弁音。印度以西。皆以半那字收之。今為青真諄寒諸

部。名曰上舌鼻音。其一軸音。印度以媵字收之。不待撮唇上舌。張口氣悟。其息自從鼻

出。名曰獨發鼻音。夫撮唇者使聲上揚。上舌者使聲下咽。既已乖異。且二者非故鼻音

也。以會厭之氣。被閉距於唇舌。宛轉趨鼻。以求渫宣。如河決然。獨發鼻音則異是。印度

音摩那皆在體文。指聲而言而媵獨在聲韻。指韻而言亦其義也。談蒸冬東諸部。少不審則如陽。

然其言之自別。釋名云。風沈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青徐蹠口開唇推氣言之。

風放也。放在陽爲開唇。風汜在侵談爲合唇。區以別矣。焉可憮也。夫陽聲弇者。陰聲亦弇。陽聲侈者。陰聲亦侈。陽聲軸者。陰聲亦軸。是故陰陽各有弇侈。而分爲四。又有中軸而分爲六矣。不悟是者。鼻音九部。悉似同呼。不能得其醜理。今江河之域。撮唇鼻音收之。亦以半那字。惟交廣以半摩字收之。此於聲音大劑。能條理始終矣。案得此論。而陰陽之理。乃可了然。又孔氏以入聲皆屬陰聲。章先生則謂入聲近他國所謂促音。用并音則陽聲不得有促音。而中土入聲。可舒可促。舒而爲去。收聲屬陰聲。則爲陰。收聲屬陽聲。則爲陽。陰聲皆收喉。故入聲收喉者。麗陰聲。陽聲有收唇收舌。故入聲收唇者。麗陽聲。是卽言入聲可陰可陽也。蓋陰聲陽聲。實同一母音。惟有無鼻音爲異。故陰聲加鼻音。卽成陽聲。陽聲去鼻音。卽成陰聲。入聲雖促。不待收鼻。似與陰聲爲類。然細察之。雖無收音。實有收勢。則又近於陽聲。所以介於陰陽之間。可與二者相互通轉也。

一通轉之理

通轉二字。吳棫韻補。卽已見之。顧炎武分一韻爲兩半。各屬一部。江永之分某韻。別收

某韻。段玉裁之合韻說。名雖未立。理則一也。及戴孔而益詳。戴初作聲韻考。以音之定。限其類七。故入聲止於七部。而其言轉音。則謂七類二十部。有微轉而不出其類者。如真諄於先仙。脂於皆。蒸於登。之於哈。幽於侯。支於佳。魚虞於模。侵於覃。有轉而軼出其類。遞相條貫者。如蒸登於東。之哈於尤。職德於屋。東冬於江。幽侯於蕭。屋燭於覺。陽於庚。藥覺於陌。麥錫。歌於麻。魚虞模於麻。鐸於陌。其旁推交通。如真於蒸。及青。寒桓於歌。戈。之於真。及支。幽侯於虞。屋燭於錫。宵於魂。及之。支佳於麻。歌於支。佳。模於支。侵。凡於東。其共入聲互轉者。如真文魂先於脂微灰齊。換於泰。哈於登。侯於東。厚候於講。絳。支於清。模於歌。戈。此聲氣斂侈出入之自然。知此則無疑於古今異言五方殊語矣。昔人論古韻今韻。悉以是斷其疏密可也。其後雖改定爲九類二十五部。而與段玉裁書論轉音猶如故。惟又以轉而不出其類。相配互轉。聯貫遞轉三者爲正轉。以旁推交通者爲旁轉耳。此雖未盡精密。然孔氏對轉之條。則實自戴氏啓之。孔氏陽聲九部。陰聲九部。謂此九部者。各以陰陽相配。而可以對轉。其用韻疎者。或耕與真通。支與脂通。蒸侵

與冬通。之宵與幽通。然所謂通者。非可全部混淆。間有數字借協而已。至於入聲。則自緝合等閉口音外。悉當分隸自支至之七部。而轉爲去聲。但去聲之中。自有長言短言兩種讀法。每同用而稍別畛域。後世韻書。遂取諸陰部去聲之短言者。壹改爲諸陽部之入聲。是故入聲者。陰陽互轉之樞紐。而古今遷變之原委也。舉之哈一部而言之。上爲止。止之去爲志。志音稍短則爲職。由職而轉。則爲證爲拯爲蒸矣。哈之上爲海。海之去爲代。代音稍短則爲德。由德而轉。則爲嶝爲等爲登矣。推諸他部。耕與佳相配。陽與魚相配。東與侯相配。冬與幽相配。侵與宵相配。真與脂相配。元與歌相配。其間七音遞轉。莫不如是。詳見詩聲類蓋孔氏以入聲爲後起之音。故其言如此。而對轉之法。遂優越前人。獨有千古。章先生承孔氏之說。故亦分陰聲陽聲爲上下兩列。又本夤侈軸三音道作成均圖。圖中以陰夤與陰夤爲同列。陽夤與陽夤爲同列。陰侈與陰侈爲同列。陽侈與陽侈爲同列。凡同列相比爲近旁轉。同列相遠爲次旁轉。陰陽相對爲正對轉。自旁轉而成對轉爲次對轉。凡陰聲陽聲雖非對轉。而一比鄰相出入者。爲交紐轉。凡隔

軸聲者不得轉。然有間以軸聲隔五相轉者。為隔越轉。凡近旁轉次旁轉正對轉次對轉為正聲。交紐轉隔越轉為變聲。成均圖上見國故論衡其言曰。魚者閉口之極。陽者開口之極。

故陽部與陽侈聲陽弇聲皆旁轉。魚部與陰侈聲陰弇聲皆旁轉。餘執未已。陽與陽弇聲旁轉極於寒矣。又從寒以對轉而得泰。陽與陽侈聲旁轉極於談矣。又從談以對轉而得宵。魚與陰弇聲旁轉極於歌矣。又從歌以對轉而得寒。魚與陰侈聲旁轉極於宵矣。又從宵以對轉而得談。夫惟當軸處中。故兼搯弇侈之聲。與之交捷。其弇侈者為軸所隔。則交捷之塗絕矣。孔氏所表。以審對轉則優。以審旁轉則寔。辰陽鱗次。脂魚櫛比。由不知有軸音。故使經界華離。首尾橫決。其失一也。盍緝二部。雖與侵談有別。然交廣人呼之。同是撮唇。不得以入聲相格。孔氏以盍緝為陰聲。其失二也。對轉之理。有二陰聲同對一陽聲者。有三陽聲同對一陰聲者。復有假道旁轉以得對轉者。此所謂次對轉若東亦與幽對轉是假道於冬侵也。至亦與宵對轉是假道於支也。支脂亦與寒對轉是假道於歌泰也。之亦與冬侯緝對轉是假道於幽也。非若人之處室。妃匹相當而已。孔氏所表。欲以十八部相對。伉儷不踣。有若魚貫。真諄二部。勢不得不合為

一。拘守一理。遂令部曲掘殺。其失三也。斯又視戴孔二氏爲更精。後有損益。其大閑莫能以相踰矣。

